



奎百四一府君諱廷濟公行狀

從侄貢元德光撰

今上十九年秋公以病終正寢諸孤泣血匍匐圖狀公生平垂不朽屬之不佞不佞與公肱同祖產同籍隸同戶而善其孤仲且同袍夫何辭公諱廷濟字子仁號月溪蓋婦四四君之弱息椿七一君之季孫也生甫三月藐然而孤兄涯始就傳去黃口寧幾賴母張氏左右支吾而兩拊之得不湮沒落人下先是祖業不及中產自四四君即世產日索公離襦牽裾便不與群兒塗羹戲稍長習見母張當戶茹苦攻辛輒對天自誓人生而不念有母者何顏宇宙故年可樵則樵可漁則漁畢筋力以承母懽即大褫相仍饑寒相望而母張恬然未嘗菜色喜語人曰我

有子矣及母張得銅疾公親并曰躬湯藥朝夕值宿未嘗敢離亦未嘗敢倦稽顙哀號祈以身代故母張病卧三年之死而生之亡而存公之力也公一念可格天地通神明矣年十九母見信時輒噫嘻作孺子啼飲泣絕粒幾欲死三年啜粥枕塊未嘗見齒既祥而齋用不給趯然髮豎把酒高呼大丈夫當自振何至妮又依附作兒女生活於是挾笑荆饒吳越間歷披艱險數奇數危若有天幸焉及積羨餘悉以付之長公毫無私蓄及旃之日一釜一甄而已公視之坦如也至今嘖又人以為難二十五始受室迭舉三子旦暮討而訓曰夫夫也要當遊羲皇之途登周孔之室大則以經術經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則亦不失為學古君子故家筵屢誦雖飯糗不足而終不以故輟師誨且曰寧孤而方勿利而圓寧困而貞勿逸而犢寧落又如王勿碌又如石大都欲其脫凡近而遊高明本志也匪獨爾也公躬行孝悌其天性也其語諸子則云若輩皆親耳吾之事吾母目吾之待吾兄敢有事父母不如吾待兄弟不如吾又寧死不願見若輩也其訓諄切又如此公美丰神毅而勁居常擇地而蹈罔幾微越尺寸與人則然諾不侵取與不苟每急人之難捐軀不惜有俠士風故遠近咸知名所至輒嘉禮之一日公買稻舟次同埠蓋吾縣西南銀邑界也時歲大飢居民競相爭奪夜有群盜數十譁登舟群舟人皆匿公獨挺然呼曰吾邑東某也今

有子矣及母張得銅疾公親并曰躬湯藥朝夕值宿未嘗敢離亦未嘗敢倦稽顙哀號祈以身代故母張病卧三年之死而生之亡而存公之力也公一念可格天地通神明矣年十九母見信時輒噫嘻作孺子啼飲泣絕粒幾欲死三年啜粥枕塊未嘗見齒既祥而齋用不給趯然髮豎把酒高呼大丈夫當自振何至妮又依附作兒女生活於是挾笑荆饒吳越間歷披艱險數奇數危若有天幸焉及積羨餘悉以付之長公毫無私蓄及旃之日一釜一甄而已公視之坦如也至今嘖又人以為難二十五始受室迭舉三子旦暮討而訓曰夫夫也要當遊羲皇之途登周孔之室大則以經術經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則亦不失為學古君子故家筵屢誦雖飯糗不足而終不以故輟師誨且曰寧孤而方勿利而圓寧困而貞勿逸而犢寧落又如王勿碌又如石大都欲其脫凡近而遊高明本志也匪獨爾也公躬行孝悌其天性也其語諸子則云若輩皆親耳吾之事吾母目吾之待吾兄敢有事父母不如吾待兄弟不如吾又寧死不願見若輩也其訓諄切又如此公美丰神毅而勁居常擇地而蹈罔幾微越尺寸與人則然諾不侵取與不苟每急人之難捐軀不惜有俠士風故遠近咸知名所至輒嘉禮之一日公買稻舟次同埠蓋吾縣西南銀邑界也時歲大飢居民競相爭奪夜有群盜數十譁登舟群舟人皆匿公獨挺然呼曰吾邑東某也今

天降殃固知爾輩欲求貸耳願分以舟之半何如盜咸應曰聞公名久矣誤觸不敢溷僅以什一而去群舟皆幸得免後有以盜名告公者公竟不問大抵公之立身行已無愧古人即未嫻學而嫻理晚近凜正氣競孔壬同流合汚公獨卓立風塵之表無論其他即彼操利權有心計而饒公竊嘆曰我有箕裘足矣我及見後我者衣冠足矣竟不以突梯滑稽作俛仰態人謂彼狂而公狷也公蓋人杰也哉公生嘉靖辛卯十月距今萬曆辛卯九月享年六十有一配鴻川洪氏子三長可明仲君顯季可進長季以儒業未就服賈平如砥而公如衡直出市井套外將末端大其家仲以穎慧躬啜哺未弱冠即補邑弟子員督學柯

君按郡置高等俾以壁經應貢舉即未入殼都人士已屬目之行且結社里友作焚舟計搏扶搖羊角而上日可覩也而公為不負美嗟又公其不朽也哉伯仲婚好皆名家蕭江氏季禮尚未講女二適鱸溪貢元汪鴻賓長子曰懋恂者蓋宦裔而業儒者云

惟肖公行狀

二十八世永川人

歲進士眷侍教生李見崇頓首拜撰

俞蓋我新都甲族云其以宋遷籍婺之永川也則自處士祖景
公始曆傳而庚公皆推轉城傾庄賑飢義聲籍又起君選公成
景定三年進士任郡邑入制幕政聲又籍又起遂為永川甲族
君選公官淮東善長田俞樞密以仲子若虛膺鄉薦者後之迨
若虛之孫希安歸永川為宗達公後生樞保公則處士大王父
也篋笥踰溢產惟里中三傳而生古園公諱浦是為處士父處
士始襁褓有奇質絕不與兒童行伍古園公韞然喜嘗曰往異
人許我夫夫子毋虞嗣晚也其是子也耶既勝冠矯又有超俗

識形魁岸而負倣儻翻然曰疆受一徑而扶搖九萬擊水三千
作熙朝偉事自有伯兄季弟在苟可以昌宗豐後何次計然何
必不計然遂具資斧服晉里之渡東孳又治生所就業益多居
上賈為賈人正家用是饒顧折節織儉遠又務退讓能下人父
以天年終處士既孤唯母氏在日其度閤奉母驩二十年如一
日歲戊子連飢殊常萬邑侯捐俸大賑處士愀然曰趙卞賑越
州也以家貲扈稱賑梓州也以祿米張養浩賑陝西也以私錢
吾祖庚承邑侯勸濟書而賑婺東也以中平山松兩產矧今萬
侯以仁義肝膽相激發而吾安然任族屬餒死忍也乎哉出米
煮粥隨宜設處或賑銀或給穀或施棺雖不敢道一路福里而

康衢金嘖又誦德萬邑侯高處士義欽奉

恩詔內欵相應給劄即便冠帶榮身有司以禮相待處士聞之
又愀然曰萬侯救荒不減朱晦庵單車行部辛勞吾儕子民應
奉德意敢以此冒

聖朝恩寵為冠簪辱堅辭弗就萬邑侯益高處士義揭其名標
旌善亭令我岬城素封子世又踵處士卓行無窮期處士天性
孝友居常折節鄉曲間醇謹無與儷至其繩曲直鏡是非持一
切當否即古達士弗及也時督諸子修儒術延名塾師揆舉子
義曰幸善誦以充吾宗無逐而翁什一方冀徜徉足老睹諸子
之成立乃年未半百而奄然逝耶諸子將奉處士喪待吉於里

西前溪之陽屬予布狀予亦處士門婿而處士長即君為予子
婿世締睇隔親即予無能為後其何敢辭謹載處士質行書之
俾籍手謁太史氏裔不朽事處士諱象賢字惟肖號前溪生嘉
靖丙午二月十八日辛萬曆己丑六月初三日享年四十有四
配斤竹鄉飲賓程玘公女孝舅姑和妯娌相夫起家以嘉靖辛
亥十月初一日生先處士三日卒舉丈夫子四長周隨即予婿
次周盛娶武口王氏三周五娶焦源吳氏四周迪娶梅坑江氏
孫男八人長云源聘車田洪氏次云漢云濟云溱云泮云洪云
澧云汴初未聘孫女三人儀鸞儀秀儀璣俱未字女一適山坑
查士盟甥四人午生寅生卯生藻生法得並書

家禮正義序

第二十九世永川人

建陽儒學司訓功弟桂所德光撰

明興廣厲學官罷詞賦諸科一稟於經四方士屈首受成不啻
功令輓近沿流溷源務華絕根其所論著愈益卑卑且也先儒
以訓訓經世儒畔經而訓訓先儒以文明道世儒畔道而侈靡
文童而習之迄于白首何益予與惺臺子生同年少同筆硯弱
冠同補郡諸生功兄弟中最稱莫逆獨惺臺子操六經引繩墨
直登之鄒魯之上其居父喪也每事必稽其儀制盡其曲折復
采諸喪禮為家禮正義以自要束靡有關失予覽而竊有請記
曰禮本于人情蓋原其初也人情惡拘檢而禮則繁密動有濫

程譬之奠獻既夙肆矣又加之祝號猶且周旋屬屬恐不中節人情然與情日背馳矣即縉儀盡協乎安在古禮之復興惺臺子曰喪易寧戚為不戚者道耳未嘗專戚而廢易也居喪哀戚天性自然循禮節而觸恫幅下士皆可入道故上治齊禮與道德並隆豈無見邪嘗考漢志古禮經五十六篇自天子達士庶等威秩然姬公致太平之績于是乎在春秋時去其籍逸二三十九篇令天子諸侯之制不獲睹其全所存惟士禮十七篇宏博浩繁末俗厭弃知道者憂之宋朱晦菴夫子服母喪時念古制不宜于世時禮無所折衷遺其本而務末緩其實而急文好禮者難舉其全貧窶者苦力不及遂參究今古因其大體不可

變者少加損益謹名分崇愛敬略浮文敷本實以竊附從先進遺意名曰家禮書成為一童竊去夫子易箒書始出不及再修以遺萬世大寶謹據儀禮檀弓唐書儀開元禮諸書及朱夫子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與家禮相發明者極力搜搜以類參附不惜煩猥不辭謏妄冀後之人緣文會情或能諒愛禮存羊之意敢曰古禮在是堪為世程乎哉予聞之驟然喜遽遽然若有會也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萬石之鐘不能無槌而鳴茫茫區宇具血氣心知而號為人者誰無人情不能自繩自尺而屬屬自衷于禮猶之刀必習操也而後臨俎始可割藥必識方也而後見病始可療三千三百必顯門傳習也而後隨儀可以適

節隨節可以會情縱豪傑崛起志在天下國家設不循此家禮
正義究其精微悉其顛末將何所持行以報本追遠潛發孝敬
禮義之淳風嗟嗟古聖遺經幾何籍去于春秋灰冷于秦政晦
翁未再訂以竣後學今吾兄以貫蠹承蛭之神按輯成一家言
以訓訓經以文會情固姪公以來今茲以往凡有血氣所共嘉
賴焉者也古詞賦與今經生家言竝弗克儷萬分一藏之名山
垂之億千百禩有目知子都矣弟也愚固願學而病未能也

明故文學俞惺臺傳

第二十九世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豫章玉懷董
有光譔

予繙載籍并觀世丈夫最鄉慕不屑不潔士足以廉頑立懦挽
頹俗而回淳風雖顯晦殊遇鉅細殊功其有裨于風化為人所
仗而必不可少者蓋不可差殊觀也故予於惺臺俞君有心賞
云乃為敘其梗槩而傳之傳曰俞君名大賓字君敬惺臺其別
號也世家婺東之汪口大父桂墩公以賈起家父嚴齋公嫻于
文晚年方補邑諸生業中落俞君讀父書直將為父地試有司
輒舉首補郡博士弟子稍寬嚴齋公憂嚴齋公時懸文宣王像

于堂率諸兒羅拜曰此作人正鵠也俞君惓惓正學躬行孝悌家學寧無本邪嚴齋公病革戒治喪勿用浮塔俞君自舍飯至禫至服闋一一以家禮從事臥柩側不入內舍蚤夙悲泣未嘗見齒歷三年如一日惟采諸喪禮如儀禮禮記家禮等書為家禮正義着實舉行間或授季弟舉子書內外以節哀諭若弗聞王父兆未封嚴齋公輸優免營葬資親屬貸莫能償俞君曰昔范文正何如人哉廣父之志吾視吾力念家學首孝弟端本在葬祭儲蓄不可無資日與諸叔弟協力經營銖積寸累公儲漸充粥壤營葬漸有馮藉柰新安萬山中土薄水淺且也受庸術悞葬不獲爽塏之區如五都辛村一塋啓視不吉期功兄弟責

償塋直忤暴奚堪俞君曰大王父不得吉壤大拂吾父仁祖心方無所逃謹竟償若直母問忤暴功叔廷瑀孤貧未娶樵傭度活杖年寢疾僅剩絲毫屬大王父冢孫之產難于立繼俞君愀然召諸功叔弟庭諭之立清明會將祀事自棺殮外會計所存協營子母已買辛村地奉廷瑀宅焉若父若母三喪共續昭穆相依不替其所生也復買王村長皋田三畝至今供標掃祀伏膺歲歲無斁俞君之有裨于功叔瑀者不可旦夕計矣俞君初娶鱗溪永嘉簿汪知易女蚤世繼娶濟溪游鎮通女外舅早倍內弟乾德髮燥幾不能活俞君曰吾即窶柰何廢外舅誼今未已子顛越無依攜歸卵翼之肄訓之至今踔卓樹立有子能文

以世其家俞君寧無裨于外家者邪嚴齋公中道倍王母在焉
曰溫清曰甘旨萬一踈違嚴齋公目幾不瞑地下俞君具甘脆
飲食之王母倚以為命十餘年所王母髦瀕愛諸姑俞君竭橐
中貲歲時饋遺視昔有加務一一當王母驩王母以天年終俞
君承重哀毀一一如嚴齋公遺命從事仲弟順賓患癩俞君一
再婚之蘄得一脈未幾繼殞逆叔弟季弟婦而自師其季弟履
原起庠序名居閭里遇悍狡相齟角兩造質成片言立解一生
持大體矜然諾恂恂古狷士風舉女三長適理田李春熙次適
理田李承奏三適濟溪游文勳俱名家子俞君艱于嗣年七十
始覓季弟次子雷祥為後次年終于正寢嗟嗟俞君饒于學而
困于守倘所謂不屑不潔足以廉頑立懦者邪予發跡郡諸生
嘗結社新都古番之間習君季弟履原搦管譚業頡頏上下迨
宰惠歸善辱履原君引之清夷報政上官獲無顛躓茲叨命南
部即舍清暇得以縱譚千古鑒賞賢豪既習履原君安得不為
其伯氏惺臺君立傳

徐大宗師廷葵翁偕計北上得七言近體二十韻

葵源沐恩門生俞復原百拜具艸
詔許名儒借講羶蚬城紫炁自翩翩未誇劍珮西京上共羨衣
冠北斗邊開口欲吞天地半揮毫便吐古今全名高水鏡提才
日望重山公鑄士年下走媿非千里駿神機誰肖九方賢著書
謾謂千秋業騰謗陡增百喙便俗薄轉叢貧憊後數奇偏老是
非前冥鴻雲外憂羅繳疲馬危崑畏暮煙三載祇留皮骨在一
腔空費齒牙穿應知鸚語為時妬喜際龍光屬上懸鸚部幾曾
當白日冰壺忽已寫青天明珠媚起窮途色襪線恩深國士緣
搖落獲沾春露沃稜櫓巧荷化甄妍蒼蠅到處壁終在黃雀飛

奉送

二十九世永川人

徐大宗師廷葵翁偕計北上得七言近體二十韻

婺源沐恩門生俞復原百拜具艸

詔許名儒借講羶蚡城紫炁自翩翩未誇劍珮西京上共羨衣
冠北斗邊開口欲吞天地半揮毫便吐古今全名高水鏡提才
日望重山公鑄士年下走媿非千里駿神機誰肖九方賢著書
謾謂千秋業騰謗陡增百喙便俗薄轉叢貧憊後數奇偏老是
非前冥鴻雲外憂羅繳疲馬危崑畏暮煙三載祇留皮骨在一
腔空費齒牙穿應知鸚語為時妬喜際龍光屬上懸鸚部幾曾
當白日冰壺忽已寫青天明珠媚起窮途色襪線恩深國士緣
搖落獲沾春露沃稜櫓巧荷化甄妍蒼蠅到處壁終在黃雀飛

時環可傳東岳滿期十世倚北溟那識一朝遷抽來琬琰龍門
筆紆出菁華虎觀篇玉語親傳應第一宮袍手賜更誰先鶴班
春色含香入鵲序秋風逐鳥旋金鼎正需調燮俊薇垣會握陶
鈞權獨慚門下侯芭在何日過從問草玄

待選族弟光宇像贊

徽城廿九世

婺庠生族兄心嚴履原譔

光宇諱堅字汝節待選燕邸病亡二子俱嬰獲侍易簣樞旋
服闋子一錦一鏞將貌父而尸祝之客善繪事者謝曰未覩
而翁安貌而翁兄弟籲天泣血搦客手而授之狀客操筆畵
之肖矣錦鏞願徼惠一言張之上方余知光宇平生最稔遂
為之贊

贊曰學遠經苑斬奮千里鵬風未快蕭曹易志英英爾氣若襟
洞庭而帶雲夢汪汪爾度若吞三光而府萬有方謂備趨踰乎
清廟方謂効馳驅乎螭陛胡為蚤未達而壯遽躋胡為流方行

有以終宗諱
而坎遂止鬚髮燕山之頂濯足淮泗之湄不為霖而為雨雖其
施之莫竟不在身而在後諒其世之恩墜肖形肖神千秋尸祝
有子無央庶幾不愧

贈吏部待選縣佐光字侄孫承恩櫬還諱堅

徽城廿九世

八十二翁芳叔祖深撰

乞恩今日還鄉里曾被衣冠拜

聖皇恨也家門何祚薄嗟哉蓬倅隱風光賢見迎櫬來燕邸愧
我無緣送潞艍窻窻日暝眠夜月褒封佇聽桂蘭香

送素先從侄孫扶櫬歸歛二首 諱一錦 徽城三十世

耆叟洞雲子深拜送於金臺

其一

迎椿歸窆慰萱來乞得

皇仁扶櫬回葉舞征帆萍實見潞河發棹喜顏開

其二

泣血不辭萬里程懸旌扶櫬向南征却窻夜半寒蛩鬧休把烏
哀作鴈鳴

贈俞左人歌 有序 永川廿九世

八十一歲貢元古歛魚龍居士自嵩謝陞謨

按左人俞君諱一佐弱冠補郡弟子員連上南都應州紛然
嘖嘖傳播嘗設帳予開黃里與予意氣莫逆茲予以貢事抵
郡邂逅城頭揉醉談心相視一笑遂拈數語以贈時萬曆乙
卯年秋月

一塊石頭一管筆一笏青烟一張紙豹彩龍文從此生談微挾
妙真難擬到處誰不隻眼看逢人惟恨相知未我初見君君少
年功名唾手擬青錢辨口彫龍勝鄒衍李白倚馬安足言我今
見君君蒼然令人搔首問青天文園已就相如賦皇路何遲士

雅鞭知君結契程朱切後學接引心更烈郡國中分野史權斧
鉞華萊各森然此道易開早諳路羨君不肯食諛錢

思溪古八景詩

檀峰旭日

東峰萬仞障空屏檀木婆娑蔽曉明霧散嵐收天霽煥皎然現
出太陽精

泗塔凝霞

觸目浮屠聳碧峯層層連漢映霞紅登臨泗上無帘興翹首風
光一望中

吳潭醮月

寒潭千頃水悠悠清夜沉沉月影浮萬里婵娟光掩映湛然照
徹楚天秋

梵宇凌雲

百尺巍巍梵刹宮紅塵隔斷靄香風重重閭閻雲封鎖夜半鍾聲振碧空

印墩峭石

石印岩岩非斧裁何緣偶落在塵埃天公歎佩千鈞重晉與人間鎮九垓

目水翹岑

翹然南嶽突巖竒舉目山山並者稀洪水堯時登眺後迨今世遠播聲宜

川流環帶

源源二水挹村流環曲縈迴狀帶優荅柳風沂千古在幾回童冠詠詎遊

砂案橫琴

多年橫列一張琴不上絲弦上土塵料是伯牙無善聽故晉風動鼓商音

鳴埜公行狀二十九世

從姪郡庠生颺拜撰

公諱巖應字原志號鳴埜公父雙川公禱白岳而生公雙川公
心喜公岐嶷子也慮以宴安鴆之每于夜寐呼使醒步星月下
述前言稱祖德不啻令申公未遠於孩抱智能已日益增年十
六而雙川歿公慟踊攀號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肉食者數月
公母心憂之陰以滋味入羹中而食之公覺而益號竟不敢啜
公家固饒公父歿後陽戾為祟田園圯明年又以良家子籍役
于官人謂公箋箋者也恐不堪此家難而公廉理之有餘能年
十八告婚公孺慕不以有妻子奪公母太孺人間與公不相能

引慝祇承益隆勿替時公弟甫十齡董師儒導教訓儼一嚴父然家棟惟公宰衡家甥惟公清廓公日不遑暇者也而志且甚王作而曰丈夫碌碌田舍即何謂齎金幣戒行李受業兩淙洪先生門先生故篤行君子治理學而公淵源多所淑艾云自是郡邑試輒有聲而公志又益倍執經與南沙公宜齋公諸君子相問難結社課業則北面建南公而受役焉其登博士籍猶掇之也而危于遇數四又作而曰丈夫涉世寧必儒冠為江湖儻大我先人緒付後人後人有做者不猶愈于老腐經史耶于是算緡吳會間會不利而又轉廛于家家于是果日潢潢泚泚焉有族子應運伶仃無依公字之為弟捐貲授之婚養恬至今

而子孫蕃息有妻弟汪正倫以好行其義幾不自存公重賞其為人迎而推食之已又賈於江湖而死公又不惡間關為之歸其喪凡其先人塋墓公為之歲時祀不絕彼僅遺一女公亦為之備衣簪以嫁歲丙戌公弟以疫癘死舉宗人皆欲公避之公曰脫吾而亦避如弟何日夕涕泣不離側而為之傾已衣衾以葬時公母慟哭不已公曰既有而長子在必不令弟諸孤顛連道路母于是稍用慰值歲大祲公設粥飯餓人有逋負鬻妻子以償者公曰吾忍受賣兒錢其仁心為質如此歲庚寅公伯子補博士弟子員賀者曰此銘槐堂者基已公揖讓不敢當曰吾子幸廁儒林不使我斬一辦書脉足吾事他又何知歲乙巳公

年壽于鄉姻宗戒幣兒媳行觴賀者曰此玉璣流黃驗矣公愀然不自樂進公子謂曰爾能樂吾此日吾不及樂爾大父此日百年觴何為其至孝而慕如此以公拮据艱難桑麻雞犬彷彿千章居恒踉蹌不自安隨几杖而銘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以故鄉人士重公之雄略又嘉公之善守雌公伯子恂恂為世大儒仲子又能齊武稱國士一堂之上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公據梧而吟于世道然也一日病疽劇甚舉宗人為皇皇公怡然曰吾一念自信于天必無恙已而疾果瘳曰天其有以佚我老矣于是拓室于其居之西室既成湑酒烹羔與鄉父老子弟雜歌棗壺燕享相行其

志蓋將眼見伯仲二君黼黻明堂珪璋清廟其在茲也而不踰日忽告殞嗟夫公氣岸泰勅也德行璞礪也溫春也肅秋也仁孝為質道固委蛇余小子何能文而章之第以公論在人死而益著蕪蕘猶知謳歌聖化而况從公伯子後素以文辭相切劘者故草草布狀如此儻縉紳先生立言者按斯勒銘立傳景耀春秋則余言之不文又何論公生嘉靖丙午年正月二十日卯時歿萬曆己酉年十一月十二日巳時配浯村汪都憲之曾孫女生男二長世沐邑庠娶大阪冢宰汪誠齋公之曾孫女次世沾娶浯村汪氏繼娶江關江涵虛公之長女女一適大阪汪石洲之長孫怡新孫肇元幼未聘謹狀

高年爵賓賜公賦 二十九世

丙午科舉人沐愛姪孫育拜撰

混元未剖兮無臭無聲乾坤定位兮以清以寧陰陽磅礴兮
 衆庶馮生維皇降命兮其中有精不隨形而歿兮可化碧而
 全貞與生而俱存兮可激濁而澄清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
 命之淑靈揚光烈之赫奕兮睹作述之崢嶸負剛大之氣槩
 兮折舌鋒於公庭居鄉間之約副兮常解息而紛爭幼屬文
 以壓元白兮擬奮翮以捷鵬程試郡邑屢超上乘兮竟隋和
 弗售銓衡惜劉蕡之不第兮慨潛德之未亨遊游湖海與物
 為構兮哀多益寡如衡之平徙業杏林日廣濟施兮蘇枯潤

俞氏宗譜 卷之六
稿如春之生當世事而盤錯兮從容轉布以調停遇入心而
險波兮潛消默奪以忠誠仲弟其蚤逝兮任撫孤而靡寧所
夕其董戒兮入黷序以成名付壯猷于胤子兮命負笈于燕
京蒙

聖皇之握惠兮受冠帶之寵榮年躋六十有九兮碩望見重鄉
評鴻恩詔及耆耇兮官達特有薦聲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晦
莫而昧瞑存伸正氣于宇宙兮砥為柱倚為屏歿值週曆于
丁未兮誠之感德之微時聚時散兮一生之幻形無窮無極
兮百鍊之真精噫永波逝兮幽以清竹影踈兮喬木傾哲人
萎兮泰山頽中庭萋兮荆棘生廣室陰兮小星暗蘭桂寂兮

風泠泠北鴈來兮悲怨鳴秋色黠兮烏鵲驚駕雲霧兮之何
處神渺渺兮慮何營默想兮規為痛思兮履綦徧視兮圖席
雙涕兮橫流軀殼兮蕉鹿出沒兮若浮時聚首兮極樂修雷
電兮相摧覲德範兮無期庇後裔兮咸休

真高年爵賓賜俞姑丈文二十九世

邑庠生表姪余紹元偕男庠生姪孫婿昌期全拜撰

先生之生也出自宦門少而穎異始就外傳詩傳廣記筆就
萬言驚座樹幟連厄數奇屢窘臺試讀易攻岐棲遲衡泌菽
水親歡花棣篤義孝友天成今古無二靖難解紛剛方不忌
見義忘利四行不躓砥柱中流天授勇智雀角鼠牙潛消辟
易月旦鄉評汝南宗懿長泛江湖慷慨風致急人之難然諾
不吝百金可捐節俠性植睥睨公侯矐懷雅思不脂不腴高
尚其事遇瘁施劑所活多類值歲荐饑出粟餒饋都戴厚恩
如翼期底遠邇咸欽少長僉企撫視孤姪恩勤兼備篤以詩

書行能劼恣賢雅儒流戒迎勿避巨細原委諄諄詳示凡有
滲漏多方調治蜚聲府庠公心稍遂還屬青雲持搏展翅乃
祖乃父光昭因真公嗣赤汗霜蹄數緹課督青編中夜不寐
運際覃

恩粟入華貢拜官省幃驅馳

皇轡服休服采均勞

王事宦路雖甜清夷安位簡羅治行漢廷卓異福由已造超擢
不次司農游公墓公徽粹上之

大廷太院受職袍帶通榮以彰原志年將七旬行全德至白髮
烏紗菊黃桂媚堂階輝映義門秋瑞溟漠報德人爭捧解方

期未壽秋風夜吹運厄丁未騎箕撫輕哲人其萎良木其刺
而大而小而子而姪涕泗無從徬徨酸鼻痛心炙肝號天頓
地山嶽改容日月晦墜彤雲慘淡澗水悲恚草木摧枯鶴猿
哀喟於戲吁嗟虜先生生如此其剛而死乎正命吁嗟虜先
生神遊乎九極而止乎帝旁宜厚享天之報兮胡一旦遽瘁
而云已正潘與之可養兮胡音容之渺而遺孀余忝眷侶幸
接手光今則已矣徒痛肝腸望風兮灑涕泪雨兮霑裳冀神
靈之可慰令子而康俾奕世而昌嘉猷嘉謀與日俱長然則
先生之芳名在寓宙形雖死而何傷草楮生芻聊薦靈牀神
爽不昧在上洋洋嗚呼哀哉尚饗

明故處士鎮十俞公行蹟 二十九世

建陽訓導弟德光拜撰

里稱丈夫起家者以慮數十輩其質行往往聞之故老得之睹
記乃若負俗豪舉樹偉流鴻者則莫如鎮十公公蓋人傑哉諱
金騰字周啓號朋溪敘出文威君裔憶昔裔下翹然部署鄉曲
者不佞及見兩人椿百三十君寵奎十五君珣十五君即公父
也配孺人汪有身嘗夢金鶴集庭左卜之者指其身為富壽子
逾年而夏果舉公公孩時便能以顰笑色澤當十五君意稍長
就外傳日誦數百言試以酬應若新銛發于硎綽有父風十五
君謂母汪曰此奇品也異日必振吾羽跨吾竈第操之廩廩不

令泛駕則得已公貌頎而莊勃勃英氣自負猛云男兒志在千里不為名高則為厚利安得嚶嚶牖下作兒女態始釋公車業坐賈里西布刀泉貨其羨倍既移河之東與海陽巨賈鹽米相權運者十餘禩羨益倍既又購木下大江售之吳門曾未有一出一困者動必什伯其母什伯其子若鬼輸之神運之而家滋饒即公不自識其何以中年十五君寢疾公宵衣侍臥起亟則密禱于天請代之及逝哀毀骨立禮不失尺寸母汪在堂借仲氏鉞力奉其驪兩以拓家計日長報劬勞日短盟之幽獨亾何北堂隕霜仲氏斷影公頓足泣曰天何降毒至此痛母如父撫孤如仲時有譖而噬其孤者公自割負郭予之蒼蒼可對不舌

爭也公耦鏡川程初慳嗣刻意福田振無告徧謁諸香火尸祝其肖我者尋則胄子世淇生天持左券報矣程黨貧日用苦弗給公囊米石時餽之舅氏卽世一黃口幾不得完公愀然收畜于家課以書締以配贈以資斧令得樹其羽毛保先人祀程氏子至今頌之公生平恂恂不侵然諾不校睚眦不滑稽脂韋取人憐不遊睇成媼舉足觸穢取人描畫至決筭百端則緩急可揣錢穀可司矧置可訪便宜可畫鄉推賢能任事者必首登公信服然也程母先公歿公悼之如不欲生子憇孫孺公抱之若拱壁教之耦之若及時雨常言忍讓二字寧獨睦家且可保家而執之以往足矣足矣公持家不汰不吝遇文人士則折節第

不阿郵群下以溫飽不令悲向隅急而貨其產者寧溢所直不
嗛貨者心歲儉輒減租不乘歲以為厲此皆嘖嘖人口者公率
性行之亦不自識其何以里運剝久不見五陵衣馬瑕在堪與
僉議築脈堆峯作根本議崇文祀作風聲公慨然輸金又輸龍
山之頂脊為鄉人先絕不問從事者價故得徵先公之靈世受
胙千載而下名與山長存公七十後即欲杜門休殘日或請床
頭金在人守之亦在人運之即若子若孫才未涉事不無輕出
入公不宜老公笑而謝曰韶光幾許疇昔拮据成家幾辛勞乃
今幸有田可修樓牖祭事畢可具饘粥歲賦秫三百釜可具酒
漿越川流而西浚池具罍可供客羞為軒二楹列花卉布籤軸

可坐後人青氈境內外有山延袤材木森森可佐後人開阡啓
土天佚我以老我何苦以有盡之年終臣虜也自是履不闕外
耳不牖外棲神養和百慮灰槁引其季喻七躋八一時觴豆筵
几之盛不可縷指卜富壽者信不爽哉九月病噎日吞糜飲不
半升彌留大漸度弗起召舍仲子入前丁寧儉讓之外無長語
目乃瞑時萬曆戊戌十月初二日距生正德己卯四月二十四
日蓋八十春秋云公之丈夫子一命名世淇婦則母族程孫二
長從吉季從言吉配鏡川邑介侯桂陵程君孫女言配浯溪處
士之溪汪公孫女率皆閭右族女孫二承者適蕭江之彥士立
政亞者適理田文人李鳴璉曾孫二元輝元燈竝在乳抱中耽

鮑虎視見者奇之曾孫女一幼未字法得備書規朋溪公有後人

仰文俞公行蹟二十九世

鄉進士文林即叔祖敬齋文進誤

予姪孫選士鎮念七諱天時字行父號仰文大父燁十七南園公之嫡孫父奎二十石洲公之長子也少秀異淳雅渾若性成從群兒嬉戲從容着步動中天則體態自殊粹然可掬南園公以國器珍之謂其子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當留意焉端蒙養之教嚴義方之規童習而安庶幾玉立及長偕弟天敘從學于吾弟靜齋文選覺齋文通可齋文遷門下迭相為師道義骨肉蓋自垂髫以至入庠之年皆其所熏炙而出入漸濡者也石洲公以真誠付託三弟三弟亦以玉成自許常對人曰行父善讀記

下筆若湧泉科場利器此其選矣不徒文學已也吾觀其德器若圭璧詞氣若律呂心事若冰月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脫然塵外與俗輩迥異空冀北之群者也異日必為亢宗子矣吾聞其語而未信其然及見其居家葆和養粹消奸化暴子姓而下斂衽翕從父兄推心委任焉又見其與鄉人居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賢者敬而愛之不賢者敬而服之雖狡獪暴戾之徒肆然於市井間而未嘗不消沮閉藏於接見之頃非其德量感人之深曷克介也自吾鄉先達丈翁以及人士文會中非無美材秀德皆嘆以為不可及余性迂古不輕許可亟稱其為金玉君子蒲石君不私諛亦喜其純懿之德表裏一致宗祊有屬於

此乎可以觀鄉論矣天之生斯人也其將以鳴國家之盛乎抑以培丘園之賁乎使其振翮而舉而得以鳴盛于國家必將以其淑身者淑諸天下可以鎮雅黜浮可以釋回增美可以還君子長者之道躋之太古而何垂翅迴溪蹶蹄霜阪庚午院選以為必中而又不偶辛未與二三子讀於河東之濱大肆力於文章人皆曰此天人會合之機決科在是矣天不假年而竟淹病以逝不得有為於天下而并其屬望於鄉表者亦不得以續傳於無窮吾將誰寄而誰歸邪吾非斯人之為慟而誰慟邪父兄哭於堂子弟哭於庭朋儕哭於巷無問智愚賢不肖識君之面近君之光者無不惋恨悲切而不可禁亦猶吾哭慟之心也嗚

呼此可以觀秉彝好德之良矣夫天下之不可必者壽與名也
而其所可自致者德也君壽雖近而德不朽君名雖斬而德益
彰況有子多賢箕裘可以永紹書史可以繼志留有餘不盡之
壽以遺子孫留有餘不盡之名以顯諸後平生所深願而冀得
之者豈必于其身哉君亦可以瞑目矣君生嘉靖庚寅年二月
十二日子時歿萬曆癸酉年三月二十六日午時男三長世澤
習舉子業娶理田李氏次世深知理路聘鏡川程氏次世清俱
童時岐嶷可愛女引鳳聘江關江氏妻江氏聚哭于堂是日送
葬于白沙灣之丘求狀于余余素敬愛其為人不取以不文辭
姑掇拾梗槩以俟君子知焉

高年爵賓賜公行狀 二十九世

南昌府知府通家眷生汪國楠拜撰

府君諱啓光字原晦號賓賜父承德即賜川公母汪孺人夢日
流光以己亥年十二月初八日子時公生實叶瑞應故命名光
賓賜公別號志無忘賜川公也公端方白皙秀眉踈目有偉丈
夫態度稍長能文應府縣試試凡七列前茅賜川公大奇之擬
必作蘭馨桂馥續賜川公由太學弟子員遇例榮授南京京秩
賜川公視侍御蒲公為尊行時蒲公持繡斧按秦岱驛迭無虛
日數以勳名相策勵共有凌霄軒舉之想以故賜川公日駉驤
馬塵口絕不及家人生產公隻田園下勞鮮分受坐不得畢力

一志於文筒筆硯間先公大父月谿公善李杜業與游蘿峯公
結社其曾抱手畫俱玄略堂構基圖稱甲里閭公以一身代暘
川公理家之勞又以一心憂月谿公世業之墜迨遭甲戌冬喪
初娶孺人王氏繼娶孺人趙氏丙子歲而子龍佐生維時群勢
雲集若解亂絲公自是撤舉子業意殊怏怏刺俟後來者未盡
念頭越二年暘川公解綬偕孺人汪氏歸兩尊人在堂公與弟
冲暘公色養修髓隨所意欲當是時庭幃雙白有椿慶之歡階
下雙萼有塤奏之諧階下雙蘭有雙分之賞洩洩然謂人間樂
事莫此是過安知其他無何辛巳春繼娶趙孺人逝壬午夏弟
冲暘公逝歷年丁亥承德郎暘川公迄汪孺人連逝公躡踊哭

泣絕而復甦者數治殯必禮祭必誠即服除而際生忌之辰淚
血如初喪當冲暘公與冲暘公孺人連逝時有子名龍化孤僅
僅六尺基圖所有大率與公半此時掌握自公出納自公登記
自公膏腴可希青驄可跨白鏹可囊人情不睥睨而乾沒之則
刻削而浸漁之否則鄰嫌懇疑則休戚之關不切又否則燠咻
煦沫則夏楚之誨不行公不其然當龍化授室時尚不大練世
故凡有所入必曰是祖父該分所宜得者凡有所出必曰是吾
房股索所當然者時有慶賞必曰汝輩藉祖父門戶往來禮接
所不可廢者時有酬飲必曰汝輩結交達人非此無以洽情者
下及鹽魚菲蕘靡不諄諄訓戒方龍化少不事詩書輒震然怒

比壯時列府弟子員蓋至於是而後喜可知也幼則俟其成立長則望其有成公撫孤一事如日月行天可當觀風之採公精於素問諸書所授術從飲上池水來戊子歲大饑疫川上不聊生者比比公施之劑疫不死貸之粟令無所缺乏旦夕以故全活亦衆為鄉約副數十年不亢不狗原其剛方節俠出自天性遇人有不伸挫辱若已忿憾見之詞色宛大丈夫雄飛氣槩子龍佐受經課史不大利於試語之曰吾年耄矣恐不及觀爾之成使爾得列冠裳為王家馳驅其進身正異無論乙巳歲遂命入京援例丙午夏得授冠帶適逢

皇恩大霑婺戶部侍郎一川公聞公行實於京兆尹以碩德列高年爵七月歸奉

綸音具冠帶稱觴拜舞階下可謂華實並茂福壽駢臻今春疾作度不起迺囑子龍佐曰汝入宦途懷為國為民之心勿以卑微荒職又囑姪龍化曰汝勤書史存凌霄騰雲之志勿以塵冗自惰疾甚常正冠束帶惺然而起頽然而臥勿藥勿餌竟終於六月十六日按其生平孝親友弟扶孤恤寡不侵然諾不苟取予以剛方裨躬以安和處人每每膾炙在人今已蓋棺定矣子一即龍佐時為省祭官女一適阪上汪處士陵麓翁之長子鎰新媳汪氏娶鴻溪汪縣佐心堂公女女孫一聘阪上郡庠生汪虛舟翁子邑庠生汪用靖

司訓俞景園公傳 二十九世

鄉進士任鄭州知州兄喬拜撰

司訓公考終之辰即元旦吉辰也按俗元日必相慶慶亦必躬必親予以晡辰慶唯庭宅唯庭愀迎曰司訓公逝矣質行若而人而今一旦也長潛忽忽成映俄慶望川宅望川亦眉鎖曰司訓公逝矣質行若而人而今不再也湯下如線盡一鄉無不躬不親之處盡一鄉亦無不嗚咽流涕之人等人尔人至令人奪歡為戚易樂成悲嗟嗟生榮難哀死尤難執是可以高司訓公之知矣公諱巖與字原治號慎所景園其別號也公遺在李太淑人四月懷而公父玄社公卒經云藐諸

者也二三伯父卯而翼之煦而濡之太淑人襟抱攜持惟謹
生而性狗齊不比群兒出就傅李孺人不欲苦以誦讀也至
九齡不授經而公自為經李孺人尤不欲勞以文執也以故
公為文不出之竝觀而藏之私篋塾師發其藏大奇之兄侍
御蒲石公觀其文亦大奇之公綺麗紈袴子曾大父南園公
所置治生產業甲閭左即公一不事事靡不可跨群豪而雄
都會客有勸遷業者曰乃翁以修息得之安事詩書公作色
曰大丈夫不克自樹竊祖父餘談誇毗鄉黨此斷樞被文繡
者尔客意沮自是益發憤師山東鹽運判官從兄南沙公鎰
又師甲子科中式舉人姪宜齋公利用經明行修而文日益

有名裒然中黌宮之選充弟子員矣萬曆癸酉督學使者謝
君公是時年二十七公穎異脫塵性靈幹敏饒乎世務門戶
承南園公來公私旁午恨無奔走者而公以一身代扞蔽輒
撫然曰吾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世不亦匏瓜畜之以故
道迹汎筏之遊通融子母之息總之乎寄意于不可必得之
功名重自守于舊所已承之祖廕今南園公以來思戢用光
則素志也故別號景園而志見矣今其治生產業大有加于
南園公而志畢矣即不取青紫所甘心焉萬曆壬辰

恩詔出彤庭授儒學司訓我冠束帶王佑公不云乎吾不做吾
子二即必做固其所用責券云云公慷慨多大節不矜于辭

色葷豆之間孝親敬長自幼而然腹畫多藏玄略迨而聽似
隨口出已試之用一一中肯縈如義存倉聚散之條培元第
初置之款至今賴焉藉此以列官常必有裨家國而竟以牖
下終可惜也嘗自云心事如青天白日毫不染于態人亦信
其確論歲壬午構精舍于白沙灣之東隅以斲輪顏其堂已
亥又建別業四能軒其外修竹森然以高果木翳然以深其
中因浸為池因石為巖蓮芡有江湖之思松柏有山林之氣
花果有京洛之態宮室有吳蜀之巧深可隱富可養閑曠可
與其子孫私過庭之訓公生平經綸于此槩見喬致政居幸
與鄰出輒扶杖屨共譚溫兮其言使寒藪之欲榮儼乎其容

若春冰之將釋遇礪磳披襟受之觸靡不化如晴雲卷空生
則勤一鄉方列之仰歿則動一鄉罷巷之悲此非其卑今進
古所稱不朽者邪自澤廿二孺人來屢葬不安土公眠無帖
席旦夕精肘後經不恤身狗不吝數百金費一一安以牛眠
貽子孫數千百年之祉歲丙午九月八日營翁墓鳩工集事
君扶藜納履不厭林麓十一月十八日告成廿三日疾發今
春首元而告逝矣配孺人汪氏淑貌惠心克稱內相舉丈夫
子三長世濂娶繡溪汪氏汝易翁女仲世淮娶段莘汪氏義
泉翁女季世瀚娶鴻溪汪氏慎吾翁女孫克念克慈克讓克
忠克綏克紹念壻鴻溪經歷汪春雱翁女孫女孫二一聘繡

溪汪順所翁之孫一聘古豐汪士仁翁之孫

明司訓景園俞公墓誌 二十九世

邑庠生姪安禮拜撰

萬曆丁未春正月元日司訓景園公卒于家冢子世濂以三月十三日殯公于白沙灣之西隅特述乞言以垂不朽太學生唯庭君為狀鄭太守建南君為傳惟是墓門第石無以為誌竟屬之余余不能文且何能于二君外矧贊一詞第少同塾長同社壯同膠序不可謂非知公者義不容辭遂為之誌公諱巖與字原治景園別號也大父南園公富甲閭左公父玄社公其季子好行其善蚤艱嗣禱白嶽生公公孕四月玄社公卒南園公旦夕祝天願生奇男子以昌厥後歲丁未八

月十日公應祝而生南園公方易簣大慰曰吾季子有後矣
遂目瞑是時斃斃在孤人方為公危公母李孺人志矢栢舟
能擅和態兢兢撫育成人九歲出就外傳終日危坐端誦不
作群兒嬉戲侍御蒲石公仲子唯庭公庚姪也共筆硯者幾
年每課迭為甲乙兩不相下蒲石公大奇之歲乙丑從遊兩
宗洪先生門余亦附驥兩宗先生理學覺山公猶子也學宗
陽明正汰其陶鑄人亦以陽明文集為正式公口誦心惟恍
然有得發為文酷似陽明口吻又從遊山東運判南沙公甲
子舉人宜齋公授尚書台下便了悟至深入處尤多自得數
公亦大奇之年二十七督學謝虬峯公拔置高等補邑弟子

員公益下帷發憤大肆其力于文章建斷輪所于白沙灣又
建別業四能軒于其右環堵為園此間有茂林修竹奇花異
卉盡公手植日集文人學士講德問業于其中識者目公之
才學志氣取青紫當如拾芥乃負班鳥之才乏孫陽之遇數
不得志于有司公慨然曰男兒生不能成名徒哆佔畢何為
且襲前人舊緒弗克恢拓為光裕計非夫也遂汎桴吳越數
營數當歲升百緡迄今治生產業視南園公當日所遺不啻
倍蓰自號景園豈虛志乎哉壬辰

恩詔下彤庭授儒學司訓乃絕意仕進專事經營以圖光裕總
之委命于難必之功名而用志于易墜之先業耳嗟嗟公以

遺腹子士為名儒商為廉賈信與夫不知義方而妄自即悖
淫者徑庭矣豈非天篤報善人而昌後于無窮者乎公體貌
魁梧性資純篤事母李孺人承顏順志葬祭率從厚遇長知
敬凡門戶艱大曷勝者悉以身肩之曾不辭勞即謂讓視之
坦如也居鄉雖自愛儉勤尤樂施予恤人之難周人之急縱
捐數十金不吝遇有不平直剖其是非無纖毫依阿態以故
嫉其切直者內含之間肆睚眦公不為改而亦不為宿一過
輒先加禮不謂屈縮鄉人憚其公直而又愛其寬洪此吾儕
所目擊心仰者余嘗總其大凡而証以數語立心青天白日
應事流水行雲喬嶽持身霽月待人此四語者足以槩公矣

公嘗自命為通才于書靡所不讀藝靡所不精世故靡所不
諳練余視其生平良然最長者堪輿一術葬其先人四世俱
安牛眠至父墓汪卞坑心尤深心注意以丙午九月初八日
鳩工杖藜履履躬修築至十月十八日告成念三日疾作二
豎為殃河魚罔療命諸孤立牀第與語曰歲在龍蛇予弗興
矣而祖以上獲佳城而子孫福澤無疆獨苦而父弗獲身親
見耳此外無一語及家政第曰勿好大云俗尚元旦吉行公
聞鷄鳴人鬧呼諸子訣遂以正終嗟嗟志大而未克竟才高
而未盡展彼蒼何不仁遽奪公之速也惜哉惜哉雖然公子
皆駿才儒者工于規名商者工于規利諸孫率稱寧馨兒有

荀龍薛鳳之風則公所未竟未展者行且繼述而光大之是
公雖沒而其不沒者固未有窮也公可含笑九原矣公生嘉
靖丁未八月初十日戌時歿萬曆丁未正月初一日卯時配
繡溪汪氏以賢淑著子三人長卅濂娶繡溪汪汝易翁女次
卅淮娶段莘汪義泉翁女三卅翰娶鴻溪汪慎吾翁女孫六
人克念克慈克讓克忠克綏克紹念聘經歷汪春雱翁女孫
女孫二一聘武康令汪順所之孫凡皆公生平大節可垂不
朽者略為之誌其他緒餘懿行未及殫述者具在傳狀中

景園俞公像贊二十九世

乙未進士長沙府知府養生汪尚誼撰

余自癸酉垂髫受業肖琴先生門幸挹公顏範常企仰其高
風後三十餘年

聖天子詔守至沙郡而公已古先達矣時己酉蒲月先生觀風
救治備道公伯子次頤君孝思欲徵余言以彰盛美余愧不
能文而諗知公生平且承先生命又重伯子請即政不暇給
敢以固陋辭乃為之贊曰

冲如其器肅如其容宏中而秀外莊敬而溫文雅量員融汪
汪若干頃之波邁迹自樹昂昂當萬夫之雄操存青天白日

角以終守節 卷之九
應接流水行雲聳泰山喬嶽之尊而立已于峻播和風甘雨
之潤而飲人以醇動則觀天啓地潛心矚目于堪輿靜則賞
花泳魚撫景適興于園壟砥礪青燈黃卷蜚聲尼父之黌宮
優游皓髮烏紗榮膺

寵秩之天恩可娛者叢茂兮蘭桂日怡康樂于彞倫有限者方
週兮花甲實綿心壽于靡窮仰公之德世積彌隆計公之澤
慶垂振蟄歷千百世而長存

次公元學贊有序二十九世

邑庠生從弟復原拜撰

嘗憶余從伯父陽川公以國學起家指揮金陵兵馬奉斷豫章
司事在在著聲歸逸林下開塾訓子遴請鄉郡碩儒名彥令諸
即折節師之友之時余屬髫年忝入遴聚交遊中以故習次公
元學時與共筆研相友善元學饒于學高于誼而嗇于壽遺一
息童而孤今已籍名博士以經術顯與余為莫逆交願徼知己
一言為先人識不朽余嘉丈夫子之能世其家也遂為之贊
贊曰矯矯次公胄屬素封纂乃考服裘馬雲從揚推今古接軫
河汾振翻扶搖千里一瞬若頃若蔑曰駒曰駿孝友光明堂有

樹靄爰及青年怒馬不保逝矣春暉閱茲宿草嗟嗟胡為乎天
步多艱不得頭次公于雲門胡為乎節俠多蹟不得覲次公于
夷門胡為乎瞻視徬徨徒羹墻于廟門胡為乎撫劍恫肝委龍
淵于墓門所可自訝而自慰者獨昔日當戶之藐孤為今日當
代之隆棟皚皚乎朝雲麗高唐英英乎卞璧瑞巖廊允可以瞑
次公目而流千百世之休光

司訓景園俞公序二十九世

郡庠生總麻姪龍化拜撰

嘗聞人世樹業者難守業者亦難處孤零而著伐宏施昭人耳
目者尤難之難予門自大章公卜址靜軒公月溪公南園公鼎
室南園公又倍壽享年既永家業大饒其季子諱玄祉公先南
園公沒是時司訓公方孕四月適公發祥日正南園公病篤日
聞公生而莞莞色笑瞑目九原蓋豫知公為良碩可以光大其
家聲公少負穎異李孺人怙之益綢訓之益懇而司訓公就師
傳必謹課文藝必勤求慰李孺人責成意越癸酉而司訓公補
邑庠生其家政紛紛務紘紘司訓公日馬總理夕馬揣摩歷試

皆前予嘗思先靈未卜吉兆與予大父承德即徵公焦勞汲汲各捐金合葬一在湖山一在下坦即家揮霍多賢而勞司訓公之籌畫帷幄砥柱中流者不乏時益肆力于文鳩工鱗棟構精舍于白沙灣集川上之科貢者肄業其間植梨橘于軒左右收四方之奇賁者華麗其園為勗兒計者甚周忽本房以祖業訟司訓公身任其瘁易寒暑更邑令始得事白近以六房太孺人藏其吉自後司訓公才幹日茂剖衡日滋事無大小悉以心究任無鉅細厥以身率睹世之清白吏不如富家翁挾母子汎筏吳商獲積貫朽歲在壬辰以恩詔授儒學司訓而亥社公南園公之家聲日益昌熾是前人

得公而顯耀于不窮且也君子有道對暗漏而不欺至人無迹懷明決以涉時與物不競逢奸不迷臨危不愆應節不愆至若察陰陽之數透流時之機勝覽高卑精研拳脉得吉穴于汪卞坑心而不吝不私墓其父與伯若兄嘆嗟此地後必大昌是後人得公而垂裕自不替蓋氣運會當潛發故司訓公之幼不扎少不傾而壯立燁燁乎上天休眷良彥故司訓公之宏經綸運珠璣而猷為振振乎祖若父積累有年故司訓公之明進退善往來而鐘鼎一時乎令孺人教育有方故司訓公之大繼述廣建置而羽儀百代乎予門少孤者多人惟司訓公與予大父心機相若行事相若冠裳赫奕亦相若姪亦處孤幸列宮庠而骨

俞氏終身詩 卷之十一
由慘然出入蕭然其不及司訓公者蓋萬萬蓋見孤立而聲施
炳炳者百不一二敢漫序司訓公模楷云耳他如公家寵胤不
群孫枝俊偉囊橐之充盈普濟之博大姻婭之榮耀具載諸大
君子銘狀中不敢贅序

高年爵賓賜俞長公傳 二十九世

湖州府武康縣知縣通家眷侍教生汪諧拜撰

俞長公之歸也猶子郡文學龍化啣其伯父恩良至懇先懿
弗章手述遺行纒纒千餘言來請噫嘻是不惟長公也賢即
文學之為姪也恭足以觀俞秉矣余自惟篤戚也即不敏詎
敢辭爰按述而為之傳蓋長公世家永川諱啓光號賓賜是
為承德即賜川公冢子夙負異才七試郡邑得雋里中僉謂
千里駒已何尋以賜川公宦遊委家督於公營營旁午弗克
竟志然素封之業修而息之益隆隆起里中咸多公之才譖
矣迨賜川公解組而公偕次公承歡于舍以孝友聞已何次

公蚤世文學時藐然孤也公投泪誓曰吾所不視藐孤如吾子者有如日溫飽如子就外傳如子即逆婦育子如子之婦若子又亡何陽川公歿公哀傷骨立庶幾雞骨支牀之風焉文學時方弱冠篝燈熒熒則厚斲之曰陽川公之後當有興者其在若乎若勉旃亢余宗以竟吾志比籍郡學諸生公竊沾沾喜則復戒之曰吾冀而大而門前路更修慎勿以此舉自滿也而孤吾志諄諄訓誨不啻如訓其子文學成立實賴長公以有今日里中僉謂文學父長公而忘其為長公姪長公子文學而忘其為文學伯也捐賑施藥所存活者若而人焚券傾筐所待舉火者若而家約副羽儀所司直者若而年

客吳越海孺而好行其德廣振義聲所割貲以排人難解人紛者若而寒暑性最仁慈譙讓不及居庭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默默心折里中有暴兒嘗私相警曰寧速吏庭乞不俾家君子知也無問族踈遠若構爭必長公居間是非曲聽長公各厭其意而去曰即詣吏對簿何以異此長公聞而謝曰吾柰何從布衣中奪墨綬大夫權乎施于有政此之謂耳年幾耄語其子龍佐曰吾不及見爾曹脫穎也

國朝三途並用苟行其志奚必正途遂趣裝以貲拜官而幸逢恩典賜長公高年爵一級

紫誥煌煌綵服翩翩榮回

帝里純嘏集矣里中特牛酒稱觴僉謂高誼固宜食美報公循
牆遜謝曰予小子涼德疇敢當執醬執爵祝哽祝噎以勤諸
君乃盡謝客牛酒而益市牛酒供具饗客客酣出門率舉手
加額曰公真福德人不可及也丁未六月十六良日蚤起櫛
而升堂呼子若姪囑曰而翁若伯歸矣願而兄弟相與視吾
昔時兄弟相與愈益怡怡母墮孝友家聲而翁若伯暝矣里
中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曰天奪偉人如出一口豈虛也哉是
宜為俞長公傳長公生誕月日子姓嫁娶具誌狀中

論曰蓋聞之成子若孫易成人子若孫難分符而化國易匹
夫而化鄉人難汜之兒無常父也陳之表正開閭也長公可
謂兼之或謂其位不配望以為恨夫令圭組足重長公彼古
來逸士幾先得之矣風流不墜正在後之人俞門景爍方長
也嗚呼何恨哉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俞氏統宗譜 卷之十八

賀俞伯子喻吾君六十華誕序

名侍御俞蒲石公余同年友也偕赴春闈者四始同登第相
得最深謁選天部各授以劇邑尋以治行同時應

召分掌南北兩臺矢心直行所學毋詭隨以媚世二三年間
各以觸忤權臣相繼不容于時或以內調或以外補則誠無

愧于古之同道為朋者矣其伯子重年家分誼恒持父執之
禮事余余奇其狀貌大類乃翁而叩其中則攬華茹實吐為

言詞疊疊乎皆本之仁義道德又未嘗不羨乃翁之有此仲
謀子也乃翁在山東時旌善別慝起敝維風老幼扶杖快觀

豸繡行部謂福星至矣于時四境賴以澄清民共宜之伯子

後亦衣豸而臨山東山東之民遮道歡呼曰此昔日惠我俞
按君之子邪乃伯子之為政不激不隨不吐不茹民亦宜之
子之賢得父為之前而益展厥蘊父之賢得子為之後而益
盛其傳書之史冊詎非一時盛事哉余久歷藩臬量移罔寺
抱病告歸屈指聯鑣兄弟落落若晨星相望時惕于衷而況
素蒙雅愛若蒲石公者何能一日釋然于懷邪緣以孫女妻
其伯子之季子永以為好而伯子亦自兩涘致政歸來讀書
談道足以自樂第相去百里許雲樹遠隔樽酒難逢方用悵
悵俄傳伯子壽登六袞亦緣室遠之故無能遣子及孫登堂
稱慶嘗聞古之善祝人者有三曰富曰壽曰多男子夫富身

外物也壽以耄耋期願為上亦詞客致誦之陳言耳多男子
今已有之且多奇俱不必贅祝祝之何如在做好德一德既
立五福自生洪範九疇惟此為重伯子誠厚于德矣永堅此
心久而彌篤其斯為祈天永命光前裕後之根本乎伯子之
族多賢雋其弟仲子亦德器也將出而仕矣族稱二難肯篤
信余如其伯子聚族而談當不以予言為迂也余老矣徼福
于姍戚僚友儻獲多歷久視不遂溘先朝露其猶及見德門
之多慶哉

昔

萬曆十九年歲在辛丑孟春吉旦

俞氏宗譜 卷之十一
賜進士南京太僕寺卿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年家眷侍生余
一龍頓首拜書



賀

俞伯子喻吾親家七十華誕序

君子立身天地間惟出與處二者而已出則以道致君澤民
爲國家興利除害措斯世于太平卽一命之士隨其所至於
人有濟是謂君子之仕處則以道執世範俗無詭隨無朋比
能使一鄉之人循循樂善無分形骸爾汝相視秦越是謂君
子之處夫道一而已矣余同年俞蒲石公伯子喻吾君少而
岐嶷壯而魁梧克遵乃翁過庭之訓由太學先任山東臬司
山東人士稱曰父子世美蓋乃翁曾按山東而子繼之惟德
惟賢故有是稱兩臺交章薦之銓部擇兩浙善地予之方將

大行所學銷妖氛于海島振鳳翔于東南而

朝廷用人竟為末世資格所限君亦識高物表明炳幾先飄然

拂袖而歸故里絕不以功名繫念彼方黎庶與當道藩臬諸

公留之不可歸復自念先世以來彬彬多士父以道德節義

擅世何可以功名已就棄其遠者大者慎厥身修正已率物

與族中刺史公及弟仲君講學明道惇倫厚族抑強扶弱排

難解紛善者有所恃而無恐惡者有所畏而不為長幼不失

其序訟謀鮮入于官肅肅雍雍宛若三代諸大家爭羨之詎

非有所自哉余鄉不然惟尚夸詐不識禮義強橫犯上者比

肩貪婪攘奪者接踵以余之方正自持猶數遭橫逆而況四

方之齊民下戶乎由是益徵僉門之不可及也君昔年躋六

十曾為文以張之十年以來模範更肅出處無間民譽攸歸

故今七十之辰復書此以侑壽聞君夫人亦以是年並壽四

世一堂榮華無比此又君之福德隆而際遇奇也自視迥若

霄壤孫子卓然前星未耀其有所待乎余築舍三間于沱水

之濱以君子名堂然恥獨為君子觀於君之出處則君子屬

之君家矣

萬曆辛亥歲正月吉旦

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前浙蜀左布政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奉

詔進階正治卿年家眷侍生余一龍頓首拜書



賀

大台輔喻吾俞君七十壽序

國家置中外二臺若都若廉豈不稱風紀重地哉然而抗疏列
論嫌于激非大臣體立殿陛而為天子作脣舌則御史職也
曲暢旁通嫌于褻非大吏體分猷念而與庶府通肝膈則分
司職也此兩臺即者其秩皆清要均之為國家所倚畀哉然
而今世巧宦之途惟善其事無失名譽已耳上下雷同非但
臬司諸職為然即御史中能正色立朝者幾人哉先御史蒲
石俞公在內臺時獨以風節自持不從堂官受旨雅有趙閱
道唐子方遺操焉後竟以忤時宰解組而歸其冢君即喻吾

也繇大學晉按察綽有乃翁之風其不就煬灶不趨徑奔猶
一轍也夫御史居膺古之司則抗疏列論非爲激也而蒲石
公以直顯分司受肝膈之寄則曲暢旁通亦非爲褻也而喻
吾君以才顯至其勇義白簡觸邪執法則皆爲明時臺卽哉
又安在取名譽邪蒲石公先年以直詣使者按山東巡行諸
部法星所照甘雨時隨齊魯之區尸祝而社稷不啻畏壘也
後喻吾謁銓亦得山東乘驄而出故老遺民以手加額懽呼
起舞皆曰此吾鄉先年仁明按君之子也又何衣蓋之同邪
吾聞誌遺愛者及甘棠況其速肖之胤乎後喻吾以遷秩去
民之扳臥不啻赤子之戀仁父也彼蓋追思仁父父也喻吾
得請後優悠故里不問田舍而其子若孫皆超卓不群福澤
固無涯也歲辛亥喻吾以七旬初度厥配程夫人齊眉並躋
其壻江生偉長從余遊丙文爲壽余信江生言且以質諸家
弟謂喻吾果藝中澹臺也至其老以臺卽顯則固永矣江生
復何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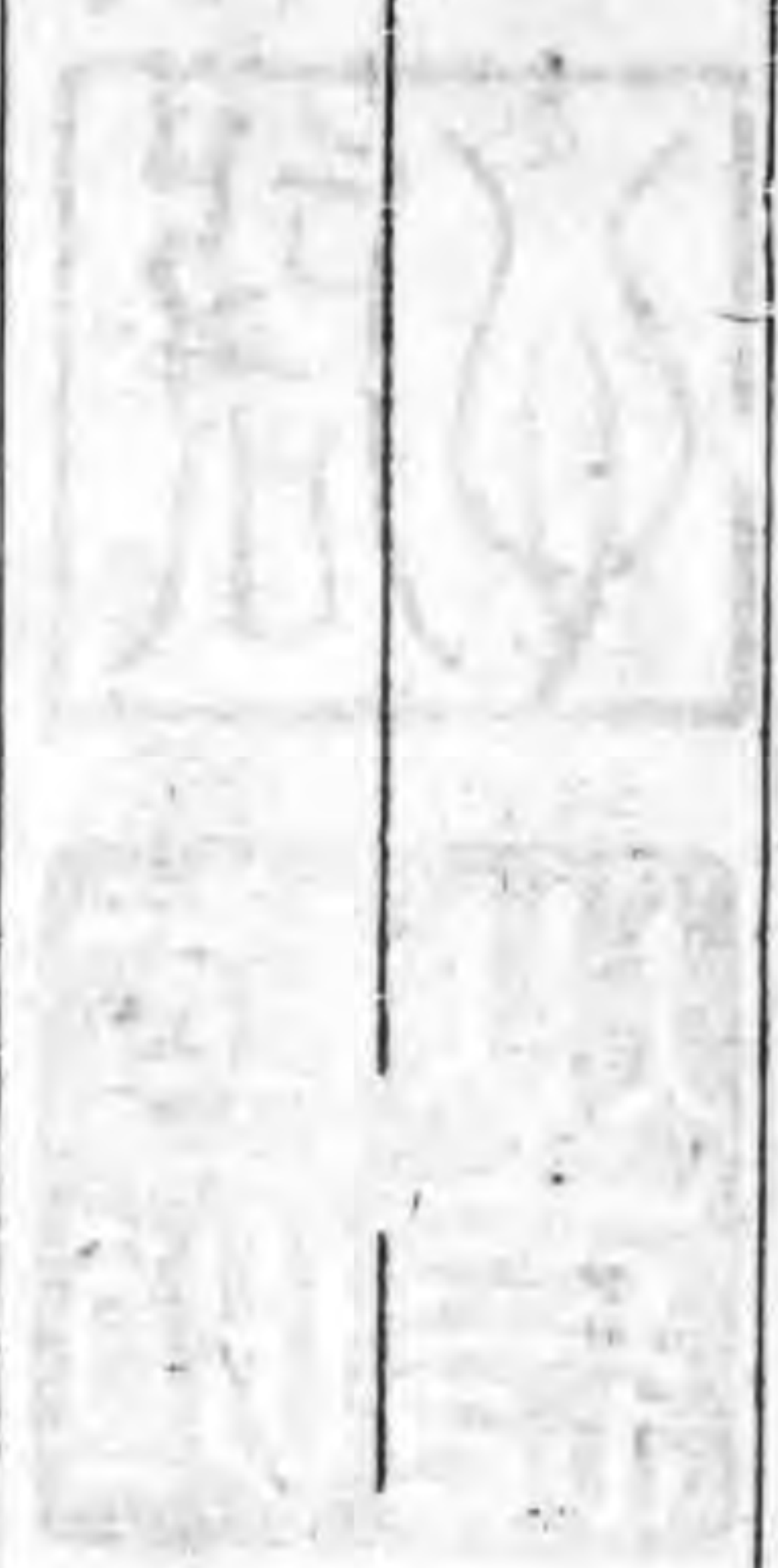
嘗

萬曆辛亥歲春五月吉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直隸真定府事前南京工部屯田司卽中
啓心金汝礪拜撰



子壻江雲鵬頓首百拜



其

固

其

故臬司知憲喻吾俞公墓誌銘

明故喻吾俞公諱其義字萬和育從叔也先是高祖滇南公

以禮經食廩成化己丑點歲貢弘治戊申授雲南臬司知事

時有冤獄亟白之當道力為開釋其人以黃金饋謝高祖再

卻不受私自矢曰願吾子若孫世稱清白吏積金厚遺非作

法也嗣叔祖蒲石公與育王父恪恭祖訓并力下帷惟期明

經起家以為可繼他絕無所謀叔祖遂脫穎登嘉靖乙丑名

進士初試廬川廬地劇甲江之右尋以治行

擢柱下史按部岱宗總理鹽筴東魯士若民莫不肅然帖然

幸睹禮教信義之遺曰俞御史殆

宣聖所惠此一路也後以忤權貴調南評龜蒙烏繹之巔具勒
我碑載誦載思且曰俞御史固當高大門閭以待後之克肖
者叔祖舉丈夫子二其長叔則喻吾公是叔由監冑出仕果
亦衣豸而莅東上兢兢職守視先御史若不失一武所司不
同其于振肅紀綱激揚清濁總之皆繼也述也海岱之民咸
遮道相慶曰善人之後天道不謬有如此夫聲聞銓曹復授
以兩湖善地縱其展布然非叔素志也叔故曰先御史賁志
未了今得方行舊迹以弗辱我祖卻金遺訓吾事且可屬之
後人奚戀戀此一官為資格掣肘逾年拂袖歸故里執經式
諸弟姪日以先御史與王父讀書故事相戒勉一切鄉里所

質成惟杯酒釋之不作意氣居鄉居官洵無二法先御史當
年在告其遇鄉人也亦若是叔故終始以孝奉其先者也詩
稱鶴鳴子和書稱肯堂肯構如叔也者真不忝子職也哉育
不類儻獲步先御史後塵敢不以高祖卻金自勗并式後人
叔生嘉靖壬寅年正月十九日歿萬曆壬子年五月十七日
孀程氏同庚同躋七袞稱壽其升遐也相去不出旬餘遠近
聞者皆以為天全云叔舉諸弟五長淑虞娶鏡川雲嵩程君
女淑魯娶鱗溪邑庠生謙汪君仲女淑拱娶雲莊都司斷事
茗山葉公會孫女淑賡娶沱川太僕見田余公長孫女淑東
娶雲莊封刑部主事鏡源葉公仲子女妹一適江關蓉東江

君仲子國學生雲鵬叔卒之日孫男六人乾貞泰貞蒙貞同
貞謙貞壯貞孫女五人曾孫四人自強自新自明自邇語云
得全者昌按叔先後而識祖澤之流長也育屬猶子謹載拜
以銘其墓銘曰

維義主敬君則信之維和主悅親則順之匪君則信吾喻吾
義匪親則悅吾喻吾和名號可久操行不磨

萬曆戊午孟春月從姪育頓首拜書于蕪陰司成公署



海若自述 永川三十世

切惟人生霄壤品格有三爵一齒一德一而德實基于存心故
子輿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
以其存心也然則心之在人太矣哉存之則震以風雷剝以秋
霜不能撼我潤以雨露暄以春日不能生我余每于方寸中存
赤念從赤念涉世務自揣有其一焉怯乎二間有率性而行見
惡於鄉閭見誚於親朋而反之懷抱無愧無怍區區形迹勿恤
也余少治舉子業不售於有司思自利利人術莫善於岐黃於
是銳意方書遇病調攝雖不敢云博濟寔亦余存心活人之一
念也嚴親臥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月餘迨其歿也葬祭之禮

雖未嘗以家貧儉親而孝敬猶然自歎卽今生辰忌日春祠秋嘗未始不惻然于心也余同胞三人自少至老未嘗疾言愠色歲辛亥母命分煙雖涕泣不忍至忘寢食者三日夜而友于之情似猶未致也比何伯兄捐館舍姪甫八齡囑余撫孤雖服膺遺言爲之調衣食畢婚配均產業肩衆務而恤孤矜寡之念似猶有歎也里中豪屠強殺犧牲小民怨咨畏不敢言牙行閉糶市價騰涌貧不得食余抱不平毅然呈官請示雖越庖有誚反之正直之心似無愧也伯祖玄相公獨承里役初立門戶余恐人財單嗇力不能支建月積以爲後人不竭之需雖弟兄協力相扶寔亦余存心保戶之一念也余昕夕心鏡常磨自知自

反不敢謂能如君子之異於人然而蚤歲艱嗣屢孕不育今幸二子克念克綏甫及成立豈非彼蒼鑑余存心之明徵哉其他存心四知立已立人不敢殫述余嘗念俞氏宗支渙散思所以萃合之者第自揣鄙猥不敢擅舉適本鄉族叔弟姪輩創之余力襄之詎鄉黨好事者嫉妬流言鼓衆煽禍釀成莫大之釁彼雖以橫逆加而我百折不回訐告公庭竟成譜牒嗟嗟人情勿謂利不居人後卽一名亦不讓人先余向謂有其一不怯其二者于茲尤較著矣故別號無餒居士茲幸托諸宗之蔭得成譜牒余亦與有榮焉敢以自述知我罪我余不敢知

贈拱陽翁老父母德政序 三十世

任雲南武定府元謀縣文林郎侍教生馬道遠拜撰

楚北有關名曰零溪屬民為三鄉屬苗為三十三畝俗早稱獷悍西北接黔中谿峒諸夷不時于此出沒且攀越可達南滇西粵趨捷徑者咸肩摩接踵焉固第一重地先時處是關者處置乖方俗愈惡寇愈滋道路以目關之事勢日非惟時有俞公徽之名族授新化所幕長恂恂雅飭神溢品殊上官知其遊刃有餘迺借重于公甫下車慮俗尚之獷悍也遂集苗民以溫語宣諭隨申飭

朝廷法俾知所畏此德與威見于一時之教戒厥後行政靡不

如是迄今獲悍之習一變雅馴慮寇盜出沒也勤偵探嚴防
禦而譏譽無逸奸詭非常之徒迄今喙然遠去慮商旅之稱病
也輕征權防剽掠而綏柔惟殷負戴輸運之輩迄今沛然出途
且其讞決更稱明允即黔中獍狴囚長如兵陳等咸質成馬屬
民團頭與寨六軍屯仇殺六命經年不解當道且為失策公毅
然請往不數日而兩情頓服其它德政類是者不及縷指惟徵
諸民不見胥鷄犬不驚之謠益可槩見靖州會同綏寧通道天
柱一州四縣并五開銅鼓及州三衛轄三十一所大小官吏倉
庫錢糧器械馬匹五年一查

例應撫道親臨撫道見公操行天政隨推委馬名曰欽盤公肅

躬厲節不受私徇如撫道親臨然州縣衛所積棍奸弊咸沾教
化公之立心若此操守若此正宜借重于斯以安苗民以通客
商以禦賊寇詎意又有太夫人之變乎噫嘻公之變民之不幸
也廷瑞黃生等不忍公歸度不能留公倏以公德政序屬生生
病老固陋不能文走筆寫其實政不敢作一諛辭然公之德器
丰裁後必有不次之榮此又為已試之驗矣是為序

行先自述 三十一世

余竊謂父孕十七月始生余孕十三月而生支節奇構不曰創
 幹或食舊也自今揣之愚人也散人也年餘不惑百無能為凡
 長我者若我者少我者未有如我之一生辛勤半涉虛幻也且
 不論先業豐腴貽身漸嗇且不論童習詩書白首難得且不論
 逐末遺貲經營無益且不論提躬涉世寧讓母敵即以生育為
 人道之始歷而數之悲哀苦楚可勝言哉歲丙申受室丁酉生
 龍昇僉謂生子亦早然而童限多艱夜啼晝號行慄坐惕越周
 歲而母再孕歷三載而乞乳徬徨中間委曲提攜余夫婦知筆
 難盡狀及壬寅生男燁暮歲不育丙午生虎變余年已三十矣

時龍昇十歲資性頗敏竅念頗通當生之辰父兄贊之曰年立
二子長得明聰可托詩書可肩嫡胤也余時含淚拜謝身服襤
褸志孤不更自許四十當不其然縱不豪不富課子豎立乃其
成事耳不期丁未虎變不育也室以從嫁立妾戊申妾生鰲輝
已酉室生蛟騰三月不育庚戌年妾生鷗大壬子年室生鵬飛
妾生鴻羽而鰲輝又反不育可憐哉所育較之所生兩不相償
然猶幸龍昇之果能豎立將詩書簿業一并付之隆師敬友多
方悉致謂其克家也豈知造物弄人甲寅春為龍昇娶媳甲寅
秋龍昇已弃余而逝也可憐哉前之屬望竟成畫餅後雖同曹
而教者鯤大三人為後先相續而生者乙卯二子而疊見一名

鶴鳴一名驥德即能成人猶恨得其小者喪之大者况得喪之
難知而鶴鳴猶見隕于今日乎可憐哉生不辰邪既不受名利
分數夫何使生育之困頓至此極邪四十年來余愚人余散人
其將何所終邪正自悲恡時適鄉尚譜籍序世系宗族父兄比
比紀其源流誌其文行而波及問余余揣生平一未能人更何
齒于譜牒但二三知我者曰凡立言著文大都自表其衷後得
其傳汝儒未售長男課虛家業日輕嗣續屢變母恠汝之日自
恡也然年四十一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不多得者更兼數子
在旁書香未艾嫡庶有懷支裔難定儻天不虛生焉知非英才
而教育之乎他如榮辱盛衰窮通得喪自有定數而非定局是

奚足為世系貶哉余感其言因興再造之思故自述其素先樹
其扁曰生育居但未知天從人願不且待他日圖維或得從心
所欲云是為述

生庚 丁丑 辛亥 戊寅 丙辰

仁本祠重飭序 永川紀附祠規拾款

我觀自古

國家以來及世家巨族咸歸重於宗祠者非徒以妥靈壯觀已
也蓋將萃渙聯間因心廣愛使人知有尊尊親親之義賢賢
貴貴之化以興起其良心潛消其逸志不敢相視如路人而
子子孫孫得以世享德於無窮也其關係不亦大乎是故禮
序於昭穆事辨於賢否爵分於崇卑而老老幼幼又見於旅
酬燕毛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錯綜成文性天浹洽武周之
所以成達孝於天下後世而享聖人之澤至今不衰凡賴以
此耳吾鄉自

宋大一朝議始遷汪口為世家巨族祠制雖陋而簪纓濟美先
人遺澤藹然可掬世不乏賢科第聯登其故家遺俗流風餘
韻猶有存者邇來玩愒日生人心大壞背戾橫作風俗掃蕩
幾淪於夷狄之歸而不知返吾中夜以興深用悚慄懼不知
其所終矣無他未有統一之制以明其禮義固其固有之天
無怪其天理之不存良心之日喪也今與吾鄉祠內諸老成
知事及艾儒菴之合謀章故鼎新補偏揅弊之猷出議十條
以為樽節愛養救時急務凡諸掌祠人員勿以小善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大抵天下事成於智者之善謀而敗於智
者之多事衆賢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不慮人才

之不足於用而慮見用者之自用自私也諸君子秉大公至
正之心行大公至正之事流大公至正之名子子孫孫享諸
君子大公至正之福則今日之言不為故紙矣是用望於掌
祠人自著借身諸首

祠規條款

一曰存教大

夫立祠所以萃渙而和親也不有統一規模則渙不萃不有
聯屬情禮則親不和敦大成裕此其選也掌祠人員須視合
族子姓其初一人之身而審異致同不失一本之義志契心
孚然後從而調處之則愛敬旁敷人心悅服而事畢舉矣

二曰慎選舉

夫掌祠以得人為先一得其人則見之所及可以為全才之所運可以立決而於應事也格如矣今日之選公舉年高有德為眾所推者為祠正明有統也開誠布公以身儻勞者為祠副明有用也歷練有成者為祠長學識茂異者為祠賢則皆賓友之位而不與祠權惟相與匡翼祠副以成其美明有歲也夫然後祠副君有常守動無過行自將奮庸爭勳矣否則不私則怠為祠中虛未備者寧缺其選不可濫充誤任者則非其人不可苟容

二曰廣愛敬

夫奉先思孝托諸祭祀所以序昭穆通幽明誠重典也不有存積取辦無自今議祭田以供犧牲染盥之需除見存所置外仍須合謀畫一之法積分累寸以廣其傳庶歲時有辦而祖宗亦得以永享矣是在掌祠人員慨發仁孝至念矢心這事無怠無荒

四曰崇禮讓

夫祠墓之立所以存神而遺思也我始祖大一朝議墓在公鸞塢祠建渡頭舊祭常規因仍就簡不合禮式多矣今議始祖禮宜冬至設祭的以此議為當做依古禮行之衣冠文物臺不可苟拜祠之禮的以新正人

日先三日初四進墳掃拜遍視材木有無毀伐侵犯講明整頓一番以嚴禁防初五初六各門家長預曉本門子弟有無過失犯祖不服教訓者使知自悔自艾不致公舉以聞如怙惡不悛定行公舉呈首拜祠之日肅靜行禮不許雜論喧嘩拜頭時夾鋪設以待掌譜人進開寫昭穆行次貼示照牆俾便觀視各服本等衣巾階下聽候唱名依次魚貫上堂十人一掣東上西出不許混擾亦不許苟簡違者任餅不與此禮義相先之地文物聚觀之所且

祖宗臨之在上敢不凜然起敬乎此在掌祠人員立畫一之規使之趨避進退則其教易行而其禮易從也清明標掛遠大典尤宜介意至期掌祠人開寫各墳處所定集各門標掛人名分處盤纏定數多寡習為常規散給如拒拘不行者以不孝理論行罰其墳墓毀壞不明事情稟祠知會不可擅自專行以滋奸弊

五曰振甄育

夫鄉俗之美係風俗風俗之厚係人文人文之盛係教育庠序歲修固其發身之地而家教作興祠考助力其迅蒞尤易也此其關係甚大而恬不加意非統宗者之羞與為今之議掌祠人員拜祠之後一日會集合族人文從生員至童生凡能文者俱集赴祠考具茶果供獻校文之後量備紙張勸

賞着實舉行不敢視為虛文捷報成名光祖之日舉人備五
兩進士備十兩選貢備三兩以謝
祖宗甄育之功彬彬多士簪纓濟美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

六曰條事宜

夫租課歲有常收早租秋獲的於八月初六日起至初十日
止晚租冬獲的於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其地屋
租豆地租照晚租日期交納俱不許先後違限違者計日行
罰收貯之後必籍記以備遺忘始有稽考然或懷異歲私彙
從此出貽羞殆甚掌祠人員須立簿分寫合証老成斯彙
總二簿楷寫端書不許差訛庶奸弊不生而人無所容其私
矣此為持久防患之要不可忽畧

七曰恪法守

夫事貴同而病異况掌祠大典豈容自任如恃伊才智自作
聰明雖其議是未免抗衆必湏咨稟祠正以喃可否恪遵成
法不可任行已見致瀆禮防其貯倉租穀入匣銀兩公見必
收如有他出者亦必着親人代看註簿庶出入不訛功緒有
稽間有不行錄簿及借錄不與潛懷異志者即皆撓法之漸
各嚴罰示警庶祠體有統而事勢歸一矣

八曰謹出納

夫生財不難而難於聚守財不難而難於用出納公私可以

俞氏統宗譜 卷之二十八
觀賢否聚散得失可以觀盛衰理勢然也况祠中財利族衆
戶門尤人所易覬覦者若不調劑得宜區處均當或假公濟
私托名影射不一日可盡散矣今時積弊可鑒也掌祠人員
務須洗滌開誠秉公潔己着實行事可出則出一介不以與
人可入則入一介不以取人其貯倉入匣賬同封記亦賬同
驗開倉鑰匣封各處的當老成衆所信服者牧守領鑰開封
之時須祠副半至方與衆與違者坐罪收守之人庶迹無疑
忌而人相信矣

九曰嚴禁防

夫風俗之變人心起之也禁於未然之謂豫豫則易返防於
濟然之謂危危則可懼今時鄉局已過危而入亂矣悍疾背
出而禮義之風散財利爭奔而禮義之德衰甚為吾鄉懼也
其故在祠統不立教化不行以致然耳掌祠人員今須奉行
祠制讀訓示教行於新春拜祠之時以興起良心使知尊祖
敬親之意和宗睦族之道回心向化不致忘身喪家辱及先
人則祠教之功大矣

十曰簡賢能

夫國家雖安日防外侮文教雖興不忘武備苟不得戰勝禦
敵之人何以運謀帷幄折衝千里哉此為大可懼也吾鄉族
大人繁萃為一姓如有外侮責在統宗掌祠人員不分小大

事變須精簡賢能奮身出應不惟其多惟其人間有自薦媒
利原無實志者徒爾憤事何益卿局宜嚴絕之以杜其進不
許撻入青成一二人始終完事除扣日食計功行賞俾有激
勸而謀猷効用矣此其禦侮一端也更有出於禦侮之外保
障增輝為鄉閭倚重者何處當修何處當補何處改正責在
掌祠人員隨祠積分助輪次任勞以成鄉局大觀不可忽畧
付之度外以上大畧云耳然事務紛來皆至不可送料周
知而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諸掌祠任事者當蓄銳以待謹
嚴於範圍之內變通於範圍之外毋怠事毋多事庶可以
傳之而無弊矣其勅之式

右前列十款所以維持宗祀盛典也選舉祠副一十六人
充任祠事其責重其望厚而所以遇之者當存激勸於其
間不然彼將以徒勞為無益分心為妨已必久而厭厭矣
寧知以祖宗為重有事為榮而始終不怠者有幾人哉此
不可不預為之慮以起其怠而持之久也祠衆酌議以禮
率人而不當以利羈人冬至備銀叁兩大舉盛禮祭畢之
後錯絲裁割頒胙昭恩送生胙於祠正一名分生胙於祠
副一十六名每名貳斤大主祭宗子一名禮生生員五名
執事生員八名每名分生胙壹斤官次日祠正祠副祠長
祠賢三十人會聚稽終年出入帳籍設酒十棹公宴賞酬

領宴之後各存感激竭力扶翼宗祠不以人言盡志不以
利欲動心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時

萬曆癸未歲秋八月中秋日

京闈進士文林郎知峽江惠安弋陽縣事

六一朝議果公一十六世孫敬齋文進謨立

萬曆丁巳歲正月元宵前一日敬齋伯子士弘嫡孫中壯錄梓

邦衡公為致思堂圭田呈詞碑記

皇帝聖旨東徽州路婺源州據儒學狀申備豐州路儒學校授

致仕俞邦衡呈幼讀儒書長任儒官塵沙江淞閩湘四十年禽

稟孤蹇不利子嗣以此順天愛集賢資院劄為處士從道以養

息遂招到女壻張世榮侍養老妻仍居杭州邦衡獨迴本州六

都洪村依高祖六八承事於故宗年間初建祠墓即今龍潭道

院歸附後田免納糧屋遭焚毀續狹窄陋別無專祠邦衡今就

原祠基址道院左側以已力起蓋詞堂復舊致思之名扁繼承

先志垂遠將來亦以自托會集本宗兄弟姪孫共奉主入祠致

祭連金規約相與匡夫中祠高祖東奉曾祖又考其子孫之無

嗣續者悉附於西歲一禘祭但原有祠田微薄邦衡今儘力增
置可及二十畝歲收祖谷除輸官外以供終歲各項祭祀物件
早晚香燈修理屋宇置備祭器看祠道生衣糧今龍潭道院通
行收掌另項銷用若遇災傷仍復不敷却有祖耒原撥田山數
內去墳寫隔地名江村拋荒下蒼山及山下沙漲草地令積看
墳人洪善記兄弟開耕成熟相禪添用又張石山脚廢池開復
養魚以供祭祀所據邦衡今置到祭田理合明立致思堂名戶
收稅納糧以顯爾後復慮身歿之後有本宗不肖姪男妄生窺
覷強占其田侵奪沮壞維已謁請前
治書御史復任本省叅政韓相作記化諭尚慮頑囂之徒猶懷

陰謀伏請煩為轉申使州給賜榜據庶塞覬覦具呈照詳據此
本學叅詳教化行則人知忠孝故孝為百行之先立養歿祭人
子大節今俞邦衡祠置田專祀其先無嗣宗子允為義舉所
宜增嘉申乞施行得此使州披詳所申涉於風教誠合加勸除
已出榜曉諭俞氏之子孫毋得侵奪田土諸人不許攪擾沮壞
祠事如違指實陳告以憑究治所有公據合行出給者

右公據付俞氏祠堂收執准此

致思祠堂祭田租額

元標免糧

一段大塘下晚田三坵

內小坵在路下租五十三秤 四色

今增置到

一段汪卞坑墳前早田一坵租壹秤 四色

又晚田三坵租二秤半內除乙秤撥墳

一段古樓峯下晚田二坵租五秤半 四色

一段渡上二十畝坵段心早田二坵租三十三秤

一段蔣坑晚田七坵 又塢內五小坵租拾乙秤

一段洪料園早田九坵租拾壹秤

一段峯下上塢晚田七坵租二十秤 四色

一段寨山下晚田二十四坵租二十五秤 四色

一段吳家坑田四坵租二十貳秤 四色 又早田二坵

一段松坑晚田九坵租二秤

一段江坑大坵灣早田三坵租十七秤

又大塢早田二坵租八秤

一段言坑白石段陸地并山租二秤 內葬姐敏一小娘

一段汪溪葉窠坵租貳秤 內葬伯叔墳二所

一段程村心住地連山租秤半用工本開荒成熟

一段汪村荒山今開種茶量收租 及山下開耕量收

一段張石山脚荒地今開養魚供祭祀

一段山松峯今開種苗松木五百根黃連坑種松木三百

外戚附祀故宋咸淳戊辰正月十五日港川

余伯三進士戶下十二房連金將仙人池墓側茶園山坦十
四畝批付道院管紹附供祖禰位牌

重建致思祠堂增置祭田碑記

事之興廢係乎賢不肖得賢則興遇不肖則廢然又有廢於劫
者興于創業之時為易復於已廢之後為難余觀幾興廢矣其
能垂遠者未有不由慮深思週故多寄迹於釋老以藉永久其
易廢者受誘媚誑而莫悟處如淡漬腐敗而罔覺者紛又若也
今俞君仲權邦衡悟之深辯之早皆由讀易所致本新安人失
怙早家屢空由鄉校得調泐庠就家虎林余金憲西浙相與談
話今十有二年再會於京具道其所欲為者誌諸石大意以

後繼擔弱恐曠祀於祖禰謝仕還山因其高大父願軒翁達虛
祠於墓側樓題必與堂扁致思割田膳道使主奉祠歲遇寒食
及諱日更別標田糧作齋供資立式定規循守無曠子孫莫敢
悖違第樓堂燬於前至元甲申之劫今量力續構隨宜繼事不
盈不陋復舊名扁中祀高祖東叙本枝之昭穆西拊各宗之無
嗣續者歲一禘祭其凶鉅折不與增以已田二十畝歲得米官
斛三十以充朝膳祀料祖禰諱日倣高祖之規而減略擇主祠
者權其入以給用守是規而勿弛若祝子孫承祀服盡則祧又
難必其永保今此雖百世歲皆得致享其所憂者慮後有如陳
后山思亭記之所言起貪覲以規壞余曰不然矧是邦乃朱先

生之里常與同郡主敬程君棗聯對

丹墀是代不乏賢從生不肖亦必有扶綏障瀾之人幸勿加憂
况秉廣孝之貞心不私財於妻孥力能起廢為斯義舉道合於
古延世有慕揚于家邦祐之自天居職觀風聞善則興起可以
勵俗乃撫其要書石以永示後至元五年己卯春

中奉大夫治書

侍御史渤海韓庸記

奉議大夫河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表先祖書

中奉大夫也可扎魯火赤度童篆蓋

起重建堂之議於大德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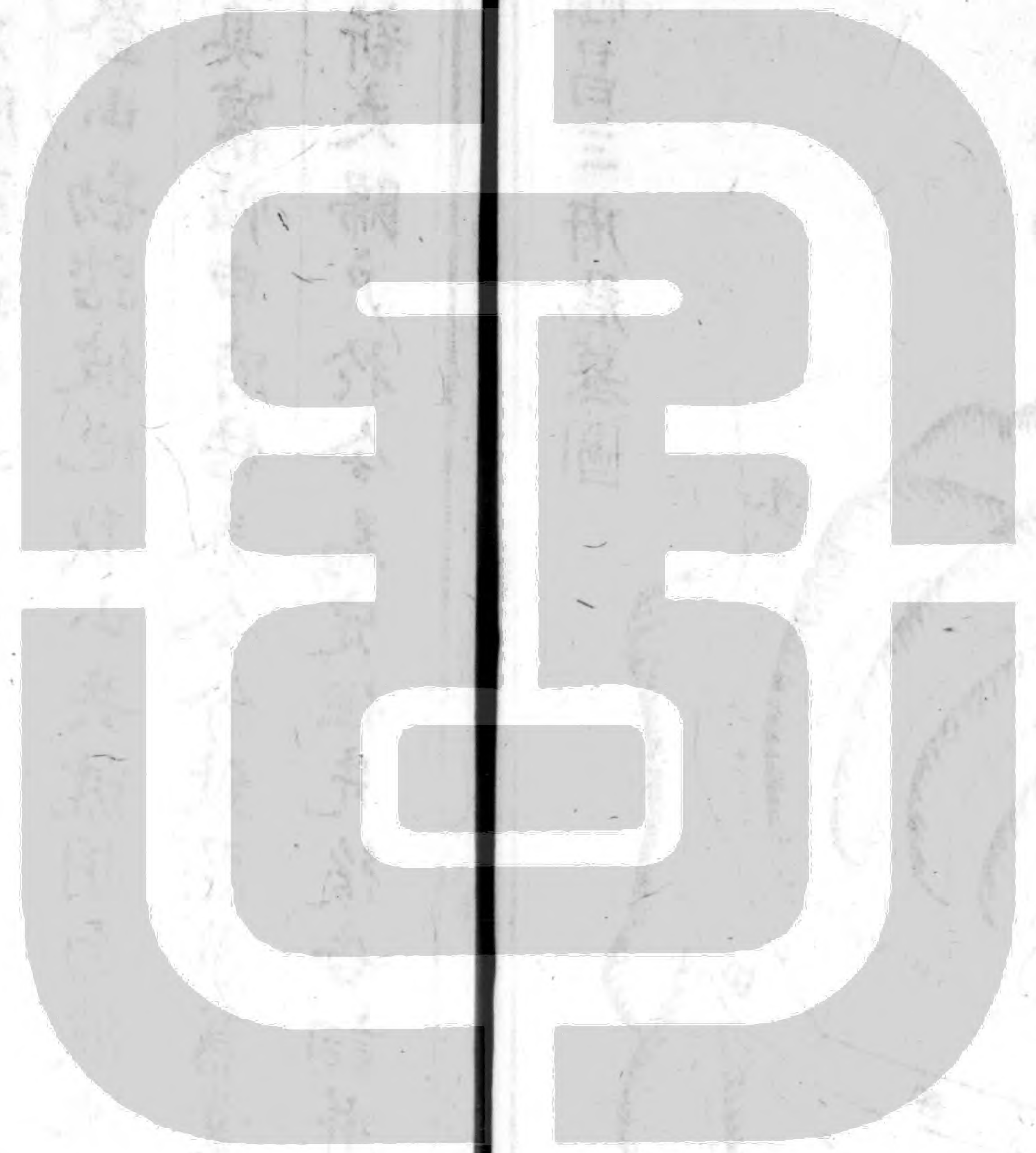
有道司牒

構於至正癸未求記於至元

己卯刻石於至正辛卯越五十二年而就此見天心之必欲興
斯堂也不爾豈單子昭能犯難堅勇而行况今七十有八視明
聰聰蒙祐深矣是以捐妻孥從老氏以終餘齡於斯人能順天
天從人欲故耳長至日遜樂老書以貽後來孫云

中央正四端...
此口只...
...

...



...

...

...

...

仙人池坊山六分原係俞如愚金業先後葬坊世又無異因隣
汪氏先年以院判勢力盜葬母穴於本家山麓至萬曆九年新
丈汪氏懼清山界計買俞兆興隔號山四分指落在伊母坊頭
上混占以脫先年冒葬之罪是先以池地而侵葬我坊山之麓
今又以母坊而影占我世業之山凡有血氣當難隱忍獨叔兆
喜義根於心情見乎詞不惜已貲為支衆倡具告於本縣趙爺
推府龔爺太府高爺八年未結得縣主萬爺廉毅蒞政憫訟之
久且苦也登山勘踏彼地我山共號明白彼地與兆興山隔號
又明白親具稟帖申府結卷令俞致思照舊業山稅六分池稅
一畝二分新丈歸戶於今為定但先後告詞并府縣審詞俱繳

收家篋茲以萬爺所親具府稟帖并抄招文附刊於坊圖之左
俾後人識此顛末云

萬爺勘山後具府稟帖

直隸徽州府婺源縣知縣萬國欽薰沐謹稟奉天臺行提犯人
俞致思汪文禎等解審謹將二家所爭顛末為臺下陳之本縣
先據俞致思告稱世葬仙人池坊山被汪文禎跨占隨拘各犯
到官審得前事曾經告府批發前任趙知縣審斷詳允已有詳
案似難更易據俞致思執稱原未經官踏勘以此不服早賤即
親詣勘得仙人池山與地舊流水共一號上截高處是山俞姓
葬有祖塋數十塚委係俞致思業認山稅六分下截低處為地

乃汪文禎業認地稅六分七厘舊流水開載甚明山與地高低
約有丈餘形跡迥異先年汪姓藉以官祖春芳聲勢輟於俞姓
右臂山脚占葬一坵景泰年間汪姓始買有別號余兆興山稅
四分護坐落俞姓右臂山脚之外亦低二尺至奉新夫汪文禎
却以祖買俞兆興山稅四分之契欲併俞致思世業坵山而盡
奪之也卑賤若據實斷則汪氏占葬之坵年久或可免舉而坵
上餘地皆俞氏山臂當歸原主矣然恐二家訟端終不可息故
諱其占葬俞氏山臂之情止言汪氏藉傍俞氏山脚為坵姑斷
自坵背後至黃栗樹中為界以准所買護坵之業二家亦不許
再葬其山稅仍依舊流水認註無非欲其息爭耳今汪文禎不
自揣度輾轉翻纏必欲逞其豪強之氣竟其吞併之謀若然則
俞氏數十祖塚將安歸乎謹將前項實情及勘過山圖呈上伏
乞寬覽裁奪施行須至稟者
抄印信招文於後

一問得壹名汪文禎即汪文勝年肆拾歲徽州府婺源縣柴都
壹畝軍籍狀招今在官俞致思原承伊故祖俞如愚有土名仙
人池山陸分古流水係羽字壹百貳拾叁號於內安葬祖墳叁
拾餘所文禎原承故祖汪仲暮有土名仙人池地陸分柒厘古
流水亦係羽字壹百貳拾叁號於內安葬祖墳壹所兩家自祖
管業至今無異景泰叁年文禎祖手續買得故民俞兆興山稅

肆分古流水係羽字壹百肆拾壹號俞兆興契內存番祖塚不
賣萬曆玖年奉文丈量文禎因祖墳葬在俞氏山脚恐俞氏清
理山麓兩下不合各欲混占要得併貳拾叁號及肆拾壹號共
註羽字肆百捌拾捌號互爭俱具詞赴告本府蒙批本縣前任
趙知縣審斷具招申詳未蒙親臨山所踏勘兩下山地界落字
號畫圖未真以致節年纏訟無休萬曆拾伍年奉文摘查田地
改造鱗冊文禎因冊未註復將汪文勝具詞於萬曆拾陸年正
月貳拾日赴告本府蒙批仰婺源縣問報致思亦詞赴告蒙批
仰縣併行蒙縣行拘致思與文禎到官研審據稱前縣未經親
勘致各執異隨蒙本縣萬知縣親臨山所逐一踏勘問文禎知

虧又不合邂逅止將老弱搪抵復蒙嚴拘文禎與俞致思等并
一千人証眼同登山勘明再三研審詳出前情俱是的蒙審得
俞致思祖產仙人池山陸分汪文禎祖產池地陸分柒厘古流
水共壹號各葬墳在上至景泰年汪文禎祖手續買到俞兆興
另號山稅肆分原除墳塚不賣汪氏為因墳在俞氏山脚恐俞
氏清理山麓故也近奉例丈量貳家各欲混占併貳號為壹號
則爭端自此起矣雖前任趙知縣已有斷案申詳然未經親勘
終不得其肯綮故纏訟無休也今本縣親臨踏勘本山主穴俞
氏古塚無慮數拾乃文禎執以為所買護墳之山則此數拾塚
者將盡舉之乎况原契已除祖塚不賣契語甚明矣且山與地

俞氏終守誌
自有高下之異汪氏原係地業不過籍傍俞氏右臂山脚為墳
壹塚見存據文禎俞兆興山只宜相近汪地之山為護耳安得
遠占也及親勘之時文禎知虧避避止將老弱擔抵則其悖理
益明甚矣姑斷汪墳背後直上壹節至黃栗樹中分為界以准
所買護墳之業貳家俱不許再差以起爭端山地多寡號畝依
古流水註冊俞氏註山稅陸分汪氏註所買俞兆興山稅肆分
地稅陸分柒厘照舊古流水貳號不得混亂各擬示懲今蒙取
問明白實招罪犯壹名俞致思年肆拾歲徽州府婺源縣陸都
貳畝民籍狀招與汪文禎招同一議得汪文禎俞致思所犯俱
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捌拾俱有大誥減等

各杖柒拾審汪文禎有力照例納米俞致思稍有力照例折納
工價各贖罪完日各寧家緣奉批問杖罪人犯羈候申詳允示
發落一照汪文禎即汪文勝俞致思俱該納告紙各壹分共折
價銀伍錢與汪文禎該納贖罪米柒石每石折銀伍錢共銀叁
兩伍錢俞致思該納贖罪工價銀壹兩叁錢伍分通共紙贖銀
伍兩叁錢伍分俱貯庫聽候本府明文取用取庫收附繳姑斷
汪文禎墳背後直上壹節至黃栗樹中分為界其山地多寡號
畝依古流水註冊俞致思註山稅陸分汪文禎註所買俞兆興
山稅肆分地稅陸分柒厘照古流水貳號以後不得混爭餘無

照

計開問完犯人貳名

依不應事重減杖柒拾納米壹名 汪文禎

納工價壹名 俞致思

入官紙價銀伍錢 贖罪銀肆兩捌錢伍分

右帖給付俞致思准此

萬曆拾陸年拾月二十九日吏諱繼傑 帖印押

俞氏宗譜先哲編輯參校欲付剞劂氏者屢矣而皆不果迨
萬曆丁巳闔族賢能會議鐫梓工將垂竣詎爾志巖瑞等妬
嫉流言訛衆毀焚譜板釀成大釁致世瀚龍佐淑賡等訐告
本縣

江院謹將原詞并各宗呈詞批語附後

俞世瀚告縣詞 萬曆四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為抄殺事族蠹俞爾志巖瑞等父子叔姪虎狼四兇憤身為族
刑譜惡計梗拒恨鳴統脉百餘陣擒伊穴刑殺私禁俞啓濟等
証偷命控光叩親究勦告

各宗族長生員吏農呈詞

爲慈恩主成統譜以惇仁孝以洽宗盟事郡邑有誌氏族有譜
上以識祖德下以垂子孫昭穆分序仁孝興思自古皆然各姓
通有惟我俞氏自唐三府君由歙而遷婺一脉衍爲十八派散
居三十餘歷年八百族衍人繁家家各藏支譜統衆未會宗盟
因而混昭穆于無辨因而視一本爲胡越皆由未刻統譜故也
衆派憂惶會議集梓首事者永川協從者郡邑俱係斯文倡議
耆舊襄成繼出名姓原無分立町畦募板鳩工三載幾已成績
忽開微構恐成廢閣貽羞巨族見笑大方切思譜非一家私譜
原屬通郡巨典刊非一族私刊實合各派樂從計渠輩必不能
以私妨公如身等又豈甘因小廢大幸遇仁臺擴包與之念弘
覆載之恩敢乞垂恩鈞批俾身等上遵主盟下協同心奏膚功
成譜牒宗祖啣恩于九原子孫戴德于百世爲此具呈須至呈
者

具呈族長俞允言

俞欽璜

俞國盛

俞逢章

俞昌弘

俞昌敬

俞弘祐

俞喜

俞義

俞咸

俞四姑

俞德威

俞良心

俞仁輔

生員俞其言

俞逢泰

俞弘禎

俞學拱

吏農俞世瑄

俞嘉祥

俞其彥

俞有宇

俞文貞

馮縣主准批

刊譜公舉亦盛舉也但必以本宗鄉紳斯文主

之毋以私意互生嫌隙且業已竣工何必廢閣

送

董春元及俞秀才等和處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

二十八

日具

